

Heart Bridge---Bridging Our Hearts

顾问：刘化荣

指导老师：田立青 刘雨龙

主编：孙幼弘

责任编辑：尹世骏

编辑：孟 瞳 李应博 赵 煦

程修远 孙启明 王 璟

路 希

记者：方旭赞 寿昊畅

版式：吴晶辰 曲文卉 朱冰冰

汪小琳 金晓婷 钟景洋

魏武韬 朱向临

封面封底：魏武韬

特别感谢：姚 珧

心 桥

第3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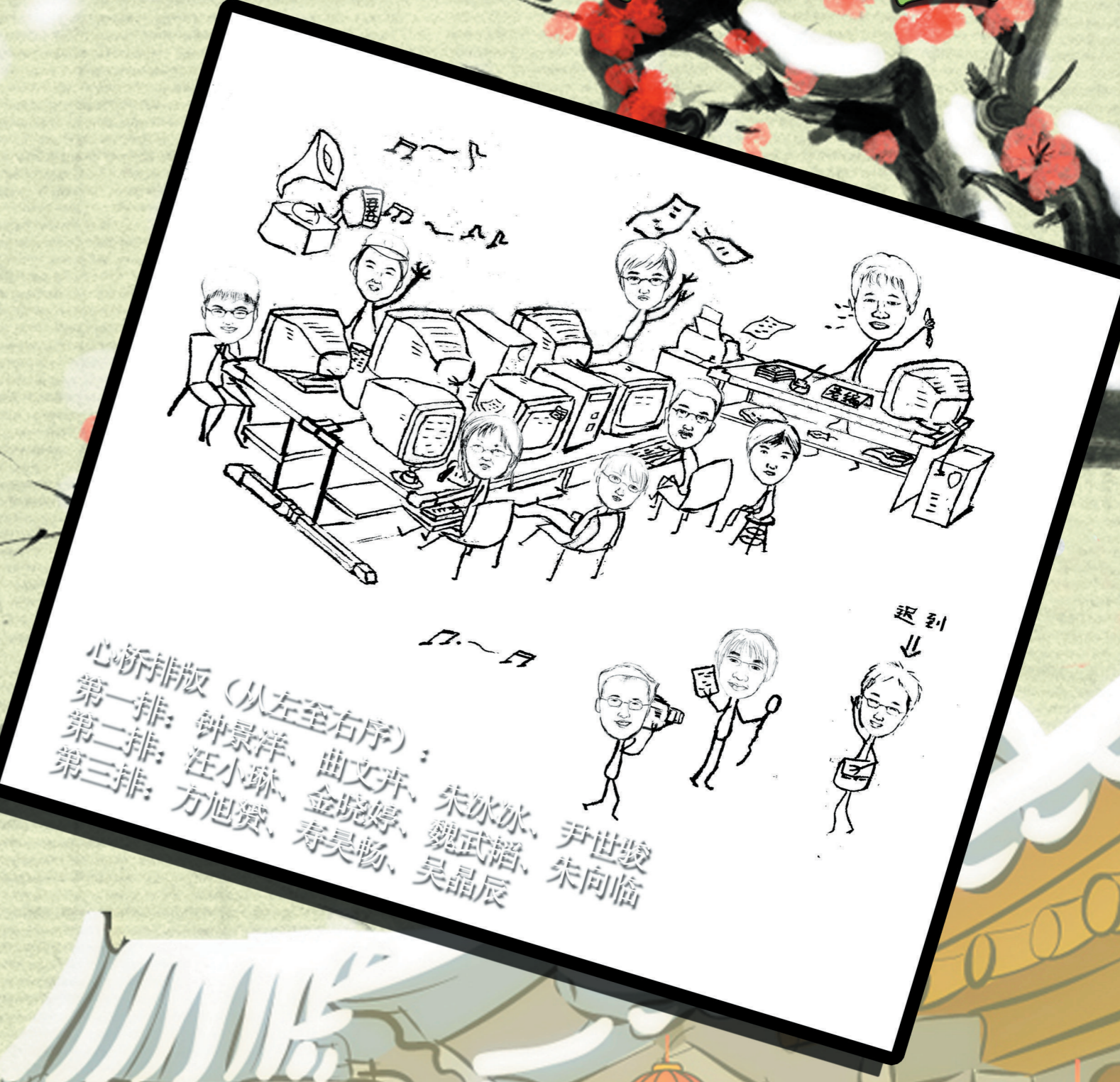
编辑部



心桥编辑 (从左至右序):
 第一排: 尹世骏、孙启明、李应博、孟瞳、王璟、路希
 第二排: 孙幼弘、赵煦、程修远

群英齐聚激扬文字

排版室



心桥排版 (从左至右序):
 第一排: 钟景洋、曲文卉、朱冰冰、尹世骏
 第二排: 汪小琳、金晓婷、魏武楷、朱向临
 第三排: 方旭赞、寿昊畅、吴晶辰

诸侯会师指点江山

尺规方圆上的舞者

——代卷首语

喜欢泡一杯咖啡，在一个静谧古老的小镇上细细品味的那种感觉，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一样，为你，为那安静的石板路，为这有点苦涩的咖啡。不过那是一种很虚无的奢望，只能存在于镜头之上或心灵之中，现实的出现似乎会破坏它的美好。所以我还是喜欢这种曼妙的咖啡人生，遥远，让人期盼。

记忆中的东西也是那般的遥远，总是在说著“那时真好呀”。那是刻在深处的痕迹，抹不掉的，永远伴随著自己。我们称其为财富，无形的，无价的，不可复制的。但是记忆终究会有痛处。于我，更愿意选择闲暇时像看电影一般的去摸索那曾经的故事，自己经历的事情也成了电影的一个桥段，可以做为古人担忧而流泪的事情，但是过了也就过了，不再多想。

我将那种痛楚定义为深灰色的。它的边缘有著和深灰不一样的但却一脉相承的东西：淡淡的颜色，不张扬，不鲜明，就这样默默的伫立在那里，等著人们去发现。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远处的记忆，很难得才能换来它。而它也保持著那种简单的沉默，依旧不语。想要说什麼，却发现语言没法表达它的意思。

冬天，12月的季节。似乎是那般的纯洁，又那般的晶莹。深灰，那或许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的色彩，选择了冰色来代替它，也代替了一切色彩。与其说冰色是一种色彩，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感觉，有点冷傲，也有点孤独。冰色的时光，倒很是奢侈。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更是一种难以描摹的生活。

生活，空灵漫幻的思想不会懂得那般的凡俗的字眼。它和深灰似乎来自同一个地方，但却没有比同伴活跃发散。因为它的空间更为广阔，它甚至穿越了人类所能想象以外的地方。

数学需要这种伙伴。数学家，尺规方圆上的舞者，在地球这个大球体上跳著轻盈的舞步，留下了优美的舞姿。他们给这个世界弄出了太多的精灵。北大数院的其中18个精灵，在《心桥》这个工作室里，用自己的努力打造出了这最为别致的第31期。

尹世骏

多了解数学

陈省身

2003

多了解数学

陈省身先生为《心桥》题赠

心桥

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团委主办
北京大学团属第101号

顾问 刘化荣
 指导教师 田立青 刘雨龙
 主编 孙幼弘
 责任编辑 尹世骏
 编辑 孟 瞳 李应博
 赵 煦 程修远
 孙启明 王 璟
 路 希
 本期记者 方旭赞 寿昊畅
 版式设计 吴晶辰 曲文卉
 朱冰冰 汪小琳
 金晓婷 钟景洋
 魏武韬 朱向临
 封面封底 魏武韬
 特别感谢 姚珖

本期专题

“系”说人生 1

数学人 数学情

数学文化节,风景这边独好 10
采访陈家鼎教授 13

冰色时光

回首坐看云起时 17
上海·印象 22
实践“拾渐” 27

记忆痕迹

司马台之行 30
06进行时 34
左手巴赫右手微积 38
忆怀柔 40

咖啡人生

模糊天涯 42
且行且珍惜 43
任是淡然也动人 44
追逐幸福的杨猫猫 45

空灵漫幻

剑之殇 49
诗路花语 51
杂感 52

深灰边缘

且以心声相和 54
无题 55

[编者按]系里系外，“系”说人生。给即将面临选系这个岔路口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并不算是太精辟的建议，毕竟我们也曾迷茫过，徘徊过。超强的牛牛们与心中有数的小牛们这篇文章，你们可以完全忽略这几张纸（当然本人还是很欢迎各种牛牛们提高本文的观看率，学习累了当消遣看看其实也还行，身边之事，又同为数院门下弟子，感觉会不一样一些）。对处于迷茫阶段的各位倒是会有点用，不过或许也会让你更摸不着头脑（只因为本着对各系公平对待的原则）。糟粕精华，各位自行取之。观点如有雷同，纯属英雄所见。

基础：此处为牛人汇集之地，几乎包揽年级上大多数赫赫有名的牛牛们和很多隐藏牛牛们，也是传统大系之一，大约占一级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此系乃数院之大支柱，院士啊、长江学者啊、名教授啊，那个是相当的多。单从师资力量来说，可以说基础位于五系之首（本科生教学手册上基础的老师占了一页多近两页，博导更是占了一页，上面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是另外四系望尘莫及的）。数学最基础的课程也是最数学的课程是此系之必修，对于数学有那种很纯的“爱”的人



进学校之前恐怕有人是打好主意要选某系才读数学的。进得数院以后，基础、概统、金融、信息和计算（本人计算的，为避嫌放在最后）五个专业就一直在耳边徘徊。一年多的时间里听了不少东西，可能会不如以前什么都不知道还好一点。毕竟单从专业名字上来选择会比较简单。一年多里有得有失，现在会比以前更关心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出国、保研和自己的平均分（数院这点好，只算专业课的加权平均分数，正态85和84的差别不是很大，特此提醒）之间的利弊，本科后是否选择工作，等等。就各专业的一些特点，我大致给大家汇总一下我所搜集到的情报：

很适合到这里来继续享受数学的熏陶。至于出国保研来说，这里也是属于那种不太用发愁的地方。而且本科学基础的话，今后转作数学其他方向也不困难，本科生手册上就有说“90%以上的毕业生以推荐和考取的形式进入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攻读数学、计算机、信息科学、金融与管理科学的研究生”。但是既然是纯数学，课程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不好数学这一口的人也觉枯燥无味，况且与实际应用相差甚远。此系的课有实变、泛函、流形、微分几何、偏微等等，名字就让一些精神脆弱的人崩溃了。数学系由于和实际交集太小，如果研究生继续学基础的话，今后的工作就基本上与科研打交道了。其中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是在高校任教，这样倒也可以躲避世俗的尘埃，不过象牙塔外的精彩就很难领略了。出国要做出很高的成绩也很难（数院某教授指点）。

而且系里面牛人太多，想在此系里争到前几名就得修练各式神功和各种牛们血拼。

实话实说：选基础的同学基本上是刚入校就已经打定主意做数学的，对数学的热情确实让人折服。反正有听说学基础一个同学晚上做梦都在做题。学基础的平时也会看很多各种各样的数学书，各种中英文的连名字听起来都很深奥的书，几乎可以让一个对数学不大感冒的人当场口吐白沫倒地呻吟。04级有个民间数学讨论班讲代数学曲线，主要参与人与主讲人都是基础的。喜欢数学能吃苦，倘再功利点想出国保研容易点，基础是很不错的选择。借用一个学基础的师姐的话为基础作结（与原话有差别，还是要注意影响）：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很喜欢学术，没有那么大的决心要振兴数学，还是暂时别考虑基础。

概统：这个系是两个方向：概率和统计。基本上选这个系的大部分会学统计，毕竟概率很难，应用也不如统计。有种说法是：作概率的比数学里作拓扑的还少。具体什么概念我也没有，大抵说是学概率的少得可怜。

这个系是那些不大想学纯数学的牛们集中的地方，各班前十至少有90%的人在基础和概统，几乎每年此系的人数占三分之一左右。虽说老师人数在院里面仅次于基础排第二，但连基础的一半都不到，比另外三个系也没多几个老师。课程里面有比较bt的随机过程，传言是有一次半期平均三十多，最后是半期加期末的成绩算作总评。有个大牛半期考了90多，老师直接让他优秀了。其他的还有诸如数理统计、测度论、时间序列分析、多元分析等。统计的方向较广，应用性较强，即便是本科完了就业也会有不错的工作。很多领域都会用到统计，像是医学、金融、社会、生物等等。相对基础来说，统计没有纯数学那么让人望而生畏，出国申请的方向也比较多，每年统计申生物统计方向的师兄师姐不少，概率和统计在外国也是传统大系。但由于人数众多，出国保研竞争都很大，老师数量又有限，每年分系会上概统的老师都在一直说自己系的“坏话”，希望人数能降下来。概率方向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也相对同门的统计会好些。不过学习是挺苦的，学概率基本也可以以基础毕业，学的东西是很理论化的。

一点感慨：其实说保研出国就业，概统与其它几系没什么优势可言，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劣势（比如保本系），但是每年一级三分之一的人数基本就没有太大波动，在投资上就算是低风险的了。我的认识是统计专业能将自己的兴趣和将来的出路有比较完美的结合（仅

代表个人观点），所以所谓劣势坏话之类的就全被扔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个系大多数人属于比较那什么主义的。本人身边学概统的充斥着中欧交流协会会长、车协主席、马拉松及跑步的发烧友（现在已荣升跑协副会长）、数理金融协会会长……生活都多姿多彩的。

金融：金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历程。前几年是相当的火爆，每年都在不停攀升，像是遇着大牛市了，到了和概统争抢数院第一大系的地步。金融老师是最少的，他们是“人心惶惶”，学生人数的不断膨胀让老师们都有点怕了。04级分专业的时候，由于金融老师的大泼凉水，再加上某专业系主任不吝口沫的宣传，金融的人突然就少了一半。“金融数学系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数学和统计基础，熟练的数据分析技能，而且较好的掌握金融专业的基本知识，文理并茂，全面发展。”金融不仅要学概统专业的课，还有金融方面的专业课，如微观经济学、利息理论、证券投资、保险精算等。金融的名字就很诱人，今后的工作领域也多是和钱打交道。在这个金钱是那么重要的社会里，能和钱为伍自是让人羡慕（当然那么多钱不一定是你的）。在数院学金融也比其他院系的相关专业的数学功底扎实很多，在今后选择专业方向也相对较为广阔：你可以选择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也可以回数学方面的（不过这条路相对要难一点）。倒是懂得多了自然就没有专一门的学得精学得深入。而且学金融的人那么多，老师又少，保研也是很困难的。申出国吧没有什么优势，外国的商学院外国人也想读，全奖offer出去很难。

多说两句：对金融感兴趣无可厚非，现在这也是相当热门的专业。但是热就代表作的人多，竞争不光是来自本院系，单说我们学校就有经院和光华与金融数学同攻一座城池。申到国外好学校商学院的有，拿到很好工作offer的也不乏先例。数院几年基础课的培养就是优势所在了。

信息：信息的老师很少，十多位，学生也少，十多二十位，比例显得比较协调。课程包含数理逻辑、集合论与图论、程序设计技术与方法等。信息专业并非要求你的计算机要有多好，即使你在上大学前是个电脑白痴，大一的计算概论和大二的数据结构只要你能过，此为可以去学信息的必要条件之一。编程是少不了的，大三现在就在学Java语言，只要你不会觉得编程让你感到恶心，此为可以去学信息的必要条件之二。信息专业将来主要从事计算机、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有机会进

入很多著名IT公司，数院有不少师兄师姐在Microsoft, Google, IBM等公司工作。收入……眼红ing，不过竞争力也可想而知。既然信息老师学生的比例那么接近，保研也是相对容易许多。可是选择信息，基本上就很难再与出国挂钩了，有还是有，少之又少。经常在电脑上面工作，堕落的苗子就很容易发芽。你要说你自制力超常，就当我也没说。

冒点泡：信息的书真是叫厚，基本能上与文科院系的书媲美。要新学Java语言，不会讲得太细，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去摸索实践（老师没提供教材）。我们班上几个学信息的让我感觉他们的专业课不算太重，有时看着他们很早就开始欢度周末了多少也有点抽。

计算：计算的老师不多，前几年学生也不算太多，但是06年因为计算系主任zpw的热力推荐与不懈“忽悠”（俺系“牛”主任原话），计算的人在04级创出了新高，一举突破30人，与金融是不相上下。北大数院的计算方向与其他学校的有所不同，与信息是独立的。计算的课程包括数值代数、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最优化方法、理论力学等。本科生教学手册上说计算系“毕业生有广泛的适应性。既可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也可到计算机、航天、无线电、遥感、建筑设计、国防、财贸金融、管理、冶金、化工、石油、机器制造等部门和高新技术企业及公司工作。”计算现在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国内的这方面也算比较强，读到硕士毕业就能有很不错的工作，需求量也蛮大，保研和出国也都还算不错。系里面的老师和学生比例适当，出国的话有个大牛系主任zpw做保证：成绩差一点也无所谓，只是学校不是那么顶尖，offer是肯定拿得到的，这是其他系不能比的。但是读计算一定得读研究生，本科生出来就业很难。保研还有其他系的人与计算的人竞争，动不动就来一两个基础的前几名，搞得计算保研的人吓得半死。

亲身感受：大三上的专业课既有计算机的上机作业，又要学和物理有关的理论力学，余下两门专业课与基础是相同的。有曾听说计算很累，大牛两个通宵才能编个程序应付作业。计算是国内的新兴学科，外国也有很好的前景。好是好，也得吃得下这份苦才行。另外，04级的国防生只有两人没选计算，也是计算的主要贡献力量。

选专业，除了兴趣就是看未来发展。想出国深造，基础、概统、计算出国的比例比较高，金融、信息能申

出去，但是拿不到全奖offer家里有能力负担吗？出国基本上读到phd，时间上有过考虑过吗？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家人、gf\bf等。保研也是这样，自己真的还想再读这么几年书吗？如果在几个专业面前徘徊，自己的成绩就得多加考虑了。基础和概统得杀出一条血路（有点夸张），大一大二的专业课成绩不够理想最好别和牛们死磕，受伤的只是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也觉得累了，想本科出来有比较好的工作，金融和信息是首选，其次是统计。要想出国，大三就得把G和T给考了，这会占用平时不少时间。大三开始的专业课也相对来说会难一点，所以时间的安排尤为重要，很难的让你有太多时间来犹豫。理论上说，到大四考T（新托时间比较灵活）考G（10G）也能申，不过能申的学校会少一些。

出国的选择不一定就是美国一个地方，只是那里相对集中一点，一是全奖offer相对欧洲容易一些，再有就是很好的学术氛围，牛校很多。其他可供选择的还有：加拿大、欧洲（这里钱和语言是一个瓶颈）、亚洲的如新加坡、香港、日韩等。亚洲国家对GRE的要求不像美国，有不少地方是不需要的。论及学术氛围的话，亚洲国家的水平比不上欧美，再说Times上咱北大也是亚洲第一啊，至少数院是挺牛的就是了。

到大三或是大四，有不少同学会想申请实习，提前感受职场氛围。一般说来，信息、金融、概统实习相对来说是最容易的，毕竟是和实际联系最为紧密的。计算在国内比较新，而且多是在研究生以后会相对更体现它的实用性。基础也会有，但多是和其他专业相关。



04级同学选专业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排除，一是兴趣（直接就选了，没有一点迷茫）。理由很多，比如成绩不够不选基础，计算的风格不是很喜欢，选金融为了赚钱，金融可以不学实变，学计算机相关专业入学时就会选信科……实话有，玩笑话也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现在学院里专业也比较灵活，你要想换专业，随时都行，不过得在毕业前达到该系的要求才能拿到那个很重要的本本。11门数院自己开设的课程要求，5门是毕业方向的专业即可，大三要是学得很不爽，大四转也来得急，但是不大提倡这样。像大三上学期基础和计算两门课同，而概统学的课程据说是金融的子集，概率和基础的相同课程也不少。只有信息的课比较独树一帜。“要是学得累了你会后悔然后转专业吗？”04级也有同学回答“显然”的。



分系之前各系会派老师开个宣讲会，各系也会有针对性地说一些东西：要是人数太多，老师太少，基本上都会把自己系的软肋抬出来，把学生往外“推”；人气不够旺，老师的说客工夫就体现出来了，这个系的好处是一堆一堆的，尽可能的把学生给“拉”进来。这很正常，老师们为了顾及整个系的发展。然后明年我们就会成为主力和05级各班开展茶话会，会谈会在愉快而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各系老师们的叮嘱会带到，大实话也会有不少，都很客观。其余的时间多和师兄师姐交流交流，会很有帮助的。

说了这么多也差不多了，选专业的话题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想必在明年05级分系前后，和专业有关的内容都会是晚上卧谈的最佳谈资。最重要的两点相告：相信自己作为北大数院人的实力，以前一个很牛的师兄说过“北大，数学学院的本科生们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一定都会有好的结果。”做出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人生的三大悲剧：不会选择，不坚持选择，不断选择。所以坚信自己用心的选择永远都是对的。

[后记]做完这次的专题感觉好累。不只是时间已指向凌晨5:00，而且是绞尽脑汁的想给05级分系的同学们一点帮助，也让大一的ddmm们有点初步的认识，和大三的xdjm们引起点共鸣，让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看看后人们的选系路程。做之前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问了几个同学后就被05的一个师弟bs所问问题之土，最后也只好走“曲线救文”的路线，以其他的形式获取一些信息，好不容易，总算是让这个专题出炉了。

记得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正值五一长假，时间充裕就和家里人商量，拉朋友聊天，找老师交流，向学长学姐取经，和室友展开激烈辩论。就算自己一个人，晚上失点眠到未名湖边绕圈子想东想西也是有的。当确定下自己专业的时候是真的如释重负，好几天没正常喘气在交表后也猛做一两个深呼吸像是在表示庆贺一般。选择多了我们才会这么的焦头烂额，有时候放开一点，舍得放弃一点东西，我想自己也会更加轻松一点。只要自己肯努力，什么都会实现的。加油吧:)■



数院的学生在大二的时候都无可避免的要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选择自己今后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在数院的五个方向中挑一个，作为自己今后两年本科乃至n年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下面我就谈谈我对选系的看法，以飨我的师弟师妹们。

首先，你需要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这里就涉及到你自己的价值判断。你是想留下一些能够保持得长远一些的东西呢，还是想在一生之中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抑或是满足于把自己的小天地营造得尽善尽美。在我看来，作理论的东西会比应用的东西维持得更为长久，比如基础数学，比如概率。而应用的东西可能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比如统计（现在好像已经广泛

影响到了计算机，金融，心理学，环境科学……）所以如何选择，在于你的价值判断。

第二，就是个人的兴趣。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兴趣的支撑那将非常的艰难。数院雄厚的师资给了我们充分多的机会来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可能现在大多数同学对这五个专业到底做什么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更不用说哪个是兴趣所在了。那么这时候同学们就应该多接触这方面的资料，多与老师们交流沟通。只有在充分了解了以后才能够找到自己钟爱的究竟是哪一个。

第三，不要为了出国而选择。出国永远不是目的。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需要出国，那么可以选择出国比较容易的专业，比如基础，概率和计算。但是如果只是觉得出国好，没想过为什么要出国，那么为了出国而去读一门不喜欢的学科就很不值得了。即使你选择了，是不是能够坚持到两年后拿到offer的一刻，是不是能够坚持在异国他乡学习五年，也仍然是个巨大的问题。

我是概率统计专业统计方向的，所以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系的情况吧。

概率统计专业分概率方向和统计方向。概率方向偏理论，通常美国的概率方向都在数学系或者应用数学系之下。从难度上说可能比不上基础数学，但是也已经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天赋和直觉了。这一点我在随机过程考试结束的时候就明白了……现在学术界做的方向好像比较集中于随机过程，也就是不独立的随机变量族（独立的已经被完全解决了）。像我们院的陈大岳老师做的是相互作用粒子系统，任艳霞老师做的是超过程。我个人觉得概率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和纯数学有得一比，因此需要对学术有一定热爱才能够学好。

统计方向偏应用。现在比较热的方向有机器学习，生物信息，生物统计，当然也有在金融方向的应用，我们系的谢衷洁老师就有用时间序列预测汇率的课题。我自己的感觉是统计和计算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没有特别好的算法。所以如果有计算机数据库这种知识会对学习统计很有帮助。不过做统计可能就很难在理论上得到太好的结果了，这是和概率方向很不一样的地方。

从就业的角度上说概率统计系的学生有很多去银

行，保险公司和医药公司，不太局限于学术界。从这几届的情况来看，基础的学生出国的居多，主要会走学术路线。金融数学和信息科学找工作或者读完研究生后找工作都比较容易。概率统计夹于二者之间吧，所以余地比较大。如果实在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那么学概率统计可以有一些回旋的余地。

最后多说两句话吧。其实数院的环境非常宽松，名义上在哪个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学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思考一下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从前的路都有别人为我们指明方向，凭借我们的天赋和努力一件件障碍都可以克服。但这次的选择别人不能代替你作出，因为没有人能够承担你今后五年十年的人生岁月。勇敢一点，have our fingers crossed. ■



记得05年春天我们级开选系大会的时候，计算的系主任张平文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计算数学系不是手算数学系”，把大家都逗乐了。当初我选系时也曾犹豫，一半是因为传说计算系的课程巨难，另一半是担心专业太“专”而减弱了未来发展的灵活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计算系的课主要包括数值方法、算法与优化和一些物理专题。这三类课程在计算科学中有基础性的地位。数值方法介绍如何利用计算机求解基本的分析、代数问题，如微积分、方程求根、矩阵分解等等。虽然这些问题的数学理论已相当完善，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困难重重，比如工程中随便一个常微分方程就可能找不到解析解。于是寻求数值解成为必由之路，而其中的误差估计、计算稳定性收敛性、算法效率是这类课程的核心问题。算法与优化的课程涉及另一类问题——运筹学。而物理专



题如理论力学、流体力学介绍了实际应用中最基本的建模方法。它们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必备工具，这也是国外应用数学专业中几乎必有计算科学的原因。

就难度而言，计算系的课程并不胜于其它各系。我想，课程难学的传言首先是由于计算课程的内容繁多，再者计算科学处理的是实际问题，因此要与误差、大规模数据及各种奇异的问题打交道，不如纯数学来得自然和美妙。内容多，问题杂，这是应用学科的特点，习惯就好了。此外，科学计算所需的工具主要是计算机，因此编程及软件的使用也是计算系的重要学习内容。有人也许会想，我编程不好是不是不能选计算？其实影响不大，因为计算的程序注重算法，不需要太多技巧，有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基础就行。另一方面，编程是很实用的技能，以后常常用到，不如本科时就多练一练呢。

学计算未来的方向主要有应用数学、运筹学、交叉学科如生物计算、还有计算机科学的一些分支。也许有人担心大三选定专业是不是太早，我认为不然。如果将来希望在数学的应用领域发展，数值计算是重要工具，本科时候应当对它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如果等到研究生阶段才接触计算专业，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计算的基础知识，为此占用科研的时间是很不合算的。如果本科进入计算系，同样可以选修基础、概率的课程，为以后发展作充分的准备。■



接到《心桥》的约稿，心中窃喜，以我这样的文笔，投稿是从不敢想的，能被约稿，真是受宠若惊。于是绞尽脑汁，对这几年的生活做一梳理，写下一点文字以供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对即将选择专业的同学有一点帮助。

何去何从

想当年，从北大荒来到北大，近乎朝圣。理想可谓崇高，学习纯粹数学，因为当时在我看来，惟有纯粹数学才是一切知识中的上上品，其他皆次之。至于计算机之流，只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

可是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差异。纯数学对我而言就像个可望不及的美女。虽然很努力地学习，但差距总

是客观存在的。经常是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当我还在默哀时，同宿舍的erliban开始报怨了，“怎么只有99分，应该没有错误啊”。当时真想暴打他一顿，不过看他比我壮，算了，饶过他这次吧。

与此同时，我对信息科学的兴趣却与日剧增。其实这种兴趣很早就有了，小学时候我就开始自动在学习机上用BASIC编程，操纵超级玛丽满屏幕跑。中学时也经常用同学的文曲星做些数值计算。但是兴趣仅仅是兴趣，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把它作为专业，高考填报志愿时也完全没有考虑信科。

于是，那两年就这样我就一直在挣扎，两个自我相互PK。一方面优美的数学让自己头痛，有时看得想吐，成绩也越来越差，似乎在弃我而去；另一方面忙里偷闲，不务正业，沉浸在代码中，很快乐，也很自责。

终于到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是继续这样痛苦下去还是早日解放自己，我思考了很久。静下心来，这才发现原来是多么偏执，一切学科都是平等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何必以门第之见来限制自己。填好选系表，一切便都释然了。突然发现，种种痛苦原来都只是自己强加给自己，解铃还需系铃人，看透了这一层，终于轻松了。人生就是这样奇妙，走了一程又一程，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如今不亦乐乎地敲着键盘，看着屏幕上一行行滚动的代码，与十年前在家里用学习机编写程序又有什么区别。马哲课上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正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吧。经历了，尝试了，才能更加了解自己。现在进入信息系已经有一年多了，保研了。不经意间也曾被别人视为牛人。

其实想想，对于我，又有什么理由不选择信息这个专业呢。似乎只有一条，与某个阶段的价值观念不同。其实信息系很好啊，课程内容我喜欢，保研难度不大，出国机会不少，毕业后也有很多工作直接相关。



仅供参考

对于将要即将做出专业选择的师弟师妹，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关键点上，怎样做出正确的、适合自己的选择，有两点建议。1.广泛的搜集信息，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有专业的情况，比如专业课程的设置，保研和出国的情况，今后的工作前途等。可以请教老师和学长。数院的老师都是很赞的，只要约好时间，跟老师的直接交流往往可以得到很实质的帮助。而通过学长可以了解更为实际的情况。2.听从自己的内心。无论前期的准备有多少，最终的选择还是要由自己来完成。当真的很难选择时，闭上眼，抛开一切杂念，倾听自己的心声。心底总会有一个声音，它不会骗你的，因为它是真正的自我。听从于它，即使将来的路不是很顺畅，也不会后悔，毕竟这是用心做出的选择。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信息系对编程的要求是不是特别高。有些人由于计算概论课上C语言没有学好而对编程产生了恐惧，进而放弃信息专业。编程和信息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在信息科学领域，编程的能力确实很重要，很多想法最终都要用代码来表达。但是至少在本科阶段，在课程设置上，完全不用为过去的编程能力担心，实际用到的机会不是太多，而且学习编程也不难。当然如果你的编程能力已经很强了，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一展身手。

最后，还是想为我的信息科学系做一点广告。信息科学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综合交叉学科，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方法解决信息技术领域中的问题，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基础。本系开设数学基础、离散数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实验课程，专业方向包括信号和信息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软件理论和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毕业生供不应求，大部分学生可继续攻读有关信息科学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 and 应用数学等方向的研究生，也可直接进入高等学校，研究部门及公司从事有关方向的教学、科研或应用工作。（见<http://www.is.pku.edu.cn>）

曾经和一个信科学院计算机系的同学聊天，他说：“你们这个系就是专门欺负我们的。你们的数学基础比我们扎实的多，实际动手能力练一练跟我们也差不多。”听完后当然安慰他术业有专攻，可心里还是暗自高兴■



又是一年分系时。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曾面临着和05级同学们一样的选择。由于当时对基础数学的兴趣和喜爱，加上自己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不是很强，我基本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卖身”给了基础数学系。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还是正确和明智的~

先简要介绍一下基础数学系的情况吧：

基础数学系的课程大家可能已经有一些感受了：课程难度比较大，有些可能会比较枯燥，但学懂之后豁然开朗的心情还是相当愉快的？基础数学系的课程要求比较宽松，没有明确的必修课，限一的七门课程只要选五门就可以了，并且有不少本研合上的课程可供同学们选修，所以选课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如果热爱数学的话，在基础数学系的日子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相互讨论问题的同学比较多，老师对同学们问题也都会耐心解答的。

另一方面，基础数学系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每一级的大部分“牛人”都是在基础数学系的，分数一般也会比其他各系要高一些。虽然出国和保研的名额比较多，但每年的竞争依然很激烈。那为什么要学这么一个内容枯燥且竞争激烈的专业呢？热爱数学、对于纯粹知识的渴望是最好的理由。

其实名字虽然是基础数学系，但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学基础数学的同学至多不到一半。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同学想从事比较实际的工作，并不希望做基础研究；有些同学可能是选系时还没有想好自己未来的方向，只是想在基础数学系打下一个比较好的数学基础，有利于未来的发展；也有些同学是觉得基础数学太枯燥，不愿意再学了……

如果你喜欢数学的话，来基础数学系吧，没错的。这里有相当好的学习氛围和师资队伍，你的数学之路就从此开始~

Some tips:

在选系过程中希望同学们不要盲目跟风，要综合考虑自己的特点更适合哪个系，哪个系的方向自己相对更感兴趣。说实在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数院的课程感觉起来还是比较枯燥的，学习的过程往往并不是太能

令人感到愉悦的。而我们面前正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就算是为了善待自己，为了让自己未来两年的生活好过一点，也要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当然这些是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明，各位有宏图大志的同学们不要bs我~~

但大部分情况是：同学们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对哪个方向更感兴趣，因为大部分同学在分系前都只学过一些数学基础课程，对各个系的课程特点也只是听别人描述很多，但没有太多的切身体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去找来各个系基础课程的课本翻一翻，重点看一下前言。虽然肯定是看不懂的，但至少可以试一下自己对那一个方向的内容更有感觉（感觉这种东西是说不清的？），对前言中描述的问题自己是不是有兴趣。这种“感觉”往往才是学习某个方向更根本的动力。（以上这段是转述师兄师姐们在去年分系座谈上说的）

再有，就是要综合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了。如果你对某个应用的方向感兴趣，但这一方向又需要较深的数学背景，那现在还是多学点基础的课程比较好。如果真的想要出国，而暂时并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那就来基础吧，基础出国毕竟还是要比其它系要相对容易一些（个人并不赞同单纯为了出国，不考虑自己的兴趣而选择基础数学系）。以上似乎有为基础数学系做广告的嫌疑了？如果毕业后想要直接工作的话，金融数学系是相对更加理想的选择，毕竟这五个系中，金融数学系是与实际问题最接近的一个。

以下是师兄师姐们在我们级分系时在BBS上讨论比较经典的话，希望能对师弟师妹们有一些启示：

- 不要在乎自己选的系的旗号，名字真的并不重要，静下心来想清楚自己，为自己设计一份课程表--fuga
- 这些系别都是假的，真的是你学到了什么西，本着这一点，数院的各个系就没有那么多区别了---jazzyjade
- 无论选了什么系，只要认真学了，认真做了，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jazzyjade

仔细分析，独立判断。就是说，不能盲目，不能跟风，要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自己最喜欢，自己有能力学好的系；只要是金子，在哪还不是发光？不是金子在哪都发不了光~~

祝05级同学们能够选一个自己真正适合并且喜欢的专业！！

jasonsun■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03级数学系No.1。在即将升入大四的暑假，师兄对我们说自己已选择保研，王诗成先生即将是他新的导师。起初我是不解的，应当说他具备出国深造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硬件条件；但他选择留下，大概是为了真正不为身边所有繁杂事物所扰，踏踏实实的做他想要做的数学。“选择自己所爱的，爱自己所选择的”，我从师兄那里，学到了能够受用一生的道理。



在这里谈谈我选系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并且介绍一下金融数学的情况和学习方法，希望对师弟师妹们有用。

首先申明由于所学所知实在有限，本文不一定对所有师弟师妹有用，请谅解。选系是我们进入大学以来第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虽然现在公司等单位招人都不像以前那么注重专业对口了，但是从个人的发展来说，建议还是选自己最喜欢的方向为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所选方向感兴趣了，我们学习，工作才会更有动力，也更容易成功，不是吗？个人觉得如果没有其它理由来支持，只为一些因素（如出国）做这种选择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毕竟这关系到你今后的职业发展和人生目标的实现。如果你对你选的专业并不是很感兴趣，学得没劲，还是劝你赶紧换专业。当然最好是自己的兴趣和现实出路能完美结合起来啦。

先介绍一下我选系的情况吧。我选的是金融数学，回想选系那一阵子还是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思想斗争的。当时因为对计算和信息不了解，对统计又很有偏见（比较搞笑的是当时觉得统计就是搞气象预报或者人口统计的，因此对统计特别排斥），再加上基础课学得不错，金融出路又比较好，我打算从基础和金融中二选一。一方面我觉得基础学得比较好，出国又比较容易，要是学得好，的话还能申请到一个不错的学校，所以就希望学基础。另一方面金融数学就业前景比较不错，



好多师兄都在本科毕业就去公司工作了，而且公司都很不错。相反它的出国前景普遍不是很好，因为金融数学在美国也是很热门的。美国的学校master基本不给或很少给奖学金，申Ph.D.的话虽然能拿到奖学金，但难度很大，另外就业也不如master。还有一点就是申请金融数学方向的很少有拿到名校offer的，01级有师兄拿到过沃顿的，但那是金融数学10年出一个的学生，因此不适用于一般的同学。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家里有钱的话还是可以申到名校金融数学master的，比如有师兄就自费去了Stanford、Boston。那时我犹豫不决，最终还是决定报金融数学。与其为了出国申请名校而浪费两三年来学习基础数学（我认为很多基础数学的课程对以后的工作学习都是没有用的，当然对立志搞基础数学的人例外），不如直接学自己最喜欢的。不可否认的是这里包含了很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大家都埋头去钻研基础数学。把数学应用于实际，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说说我所知的系的情况。基础的主旋律当然就是出国了。只要不是太差，基础的普遍能拿到offer，美国学校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很欢迎的。至于统计，因为课程的关系，金融数学的学生要学大量统计课程，所以我对统计有一定的了解。统计在我现在看来真的是一门很好很有用的学科，应用面很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院系系里应用最广的了），而且出国也比较容易。出路也很不错，学生出来以后可以去制药行业，或者金融行业（据我了解，美国大多数统计系的研究方向与生物统计有关）。其它的出路比如说去气象部门，研究所，政府部门这些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统计也应该是适应力最强的学科。现在随着数据和信息的爆炸式发展，有很多数据需要处理，几乎各行各业都需要用到统计的知识，所以建议师弟师妹们密切关注这个专业。不过现在美国有一个现象就是统计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冷门了，所以这几年统计的申请也越来越难了，这一点也应该引起重视。计算和信息我最最不熟悉，所以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最后谈一些我最熟悉的一些课程以及我的一些感受吧。对于金融数学系的学生来说，以下数学课应该要学好：概率论，实变函数，偏微，随机过程和时间序列。当然数学建模这门课对以后的发展也很有好处的。鉴于这门课大家都不好好学（也许是我吧），在这里需要特别

强调一下。因为数学出身的在业界工作其实就是通过建模实际问题，要是建模能力强，你就能干的很好，对金融行业如此，对其他行业也一样。要是以后想做一些金融数学的研究的话，建议也学一下测度论，这个同样对学随机过程有用。现在金融数学主要有三种方法：PDE, 随机，时序。当然统计里面也设有一些方向比如数据挖掘也可以应用于金融。关于学习方法，学金融数学在本科阶段来说其实不难，但要细心、有耐心。金融数学的课程虽然不难，但在整个数院是最重的。和它跨学科性质相符的是，我们不仅要学数学的课程，还要学经济，金融，统计，概率等专业的课程。另外，学金融数学不像学基础数学那样只要在数学内部考虑理论的严密性就行，还要考虑实际情况并进行适当的近似和构造。金融数学理论结果的检验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检验实际与理论的吻合度进行的，这一点又与物理，经济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类似。还有一点就是金融数学的学生还要从本科生阶段就开始了解市场，培养良好的直觉和熟练的技能（软件，英语，交流能力等）。如果你想本科毕业就工作，那么你要多学一些更贴近业界的课程，比如说公司财务，微观，宏观，时间序列，证券投资学，期权期货等等；但是如果你打算继续研究，那么一些比较高级的数学、统计课程就不可少了，比如实变函数，随机过程，PDE之类。

现在回过头想我当时的选择，发现如果打算以后走金融这条路，统计也是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有出国的打算。一来这样可以为以后打好概率统计的基础，二来统计出国比金融要容易得多，学校也好的多，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好了，讲了这么多，内容其实不多，一些观点也比较激进。可能某些观点比较浅薄，有不当之处望谅解指正。最后祝大家都能做出自己最正确，最满意的选择！



话说公元 2006 年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的千余众仙不甘独品数理的寂寞，便从数形之线性空间下得凡来，有意于远播数学之道义，广扬理性之氛围。于是，精心筹备的数学文化节就此展开……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 10月16日晚二体二楼的动感舞曲成了文化节的先声，一样的光影摇曳，一样的舞姿曼妙，不同以往的只是轻踩着乐点俨然一对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的多半是刚刚"扎堆"数学的新生，当然也有环院的同仁们和衣着典雅的文艺部 ggjj 前来助阵，更有外院的 mm 闻讯赶来。新生扫盲舞会，几乎成了历代数学人的入门第一课。

找舞伴：男生略一弯腰，女生点头默许，含笑间带着几分羞怯与腼腆。

学习：摆姿势，起步。身着燕尾服的银发的老爷爷悉心教授着，不时还与主持人秀几段华丽的步法，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四平步，华尔兹，探戈，大家有板有眼的模仿着。你笑了，狠狠地踩了舞伴一脚，他笑了，紧张地盯着脚却顾不上摆头，他们笑了，他俩的动作像是鬼子进村，着实一番手忙脚乱。然而几趟来回之后，笨拙可爱的"企鹅们"竟也脱胎换骨成了"王子和公主"，没有

西装领结，"王子们"照样洒脱俊朗，没有裙带飘逸，"公主们"也不乏风姿万种，闭上眼，仿佛是几十双水晶鞋在被灯光照得油亮炫目的地板上踏着节奏，几十对尖尖燕尾轻盈地在空中划着弧线，其中穿插着爽朗的笑声，伴着空气中令人愉悦的气息，荡漾荡漾……

游戏：几段舞曲之后，"凑钱"游戏成了这盘大餐的调味剂，掀起了不小的高潮。男生5角，女生1元，只听得有人小声叹道："这年头，男生遭贬值了 --" 呵呵，这话，倒也符合数院女生稀为贵的实情。



然而真正的高潮集中在最后半小时。有人自创劲舞，有人嬉笑欢闹，而06的某 dd 约莫是从儿时"炒炒黄豆，炒完黄豆翻跟头"的游戏中得到灵感，顺

势将四平步推导为钻圈。于是乎，三个，五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围成一个大圆，飞奔，从两人搭起的拱门下钻过，反身，继续奔跑。不去顾及我们的大环作的是仿射变换还是射影变换，只是尽情撒欢，不分你我。这，也许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舞蹈。

旋转，跳跃，难以停歇。这一夜的灯火灿烂，怕是连星星也要艳羡几分；数院人的浪漫与激情，唯有亲见才能领略一二。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听闻彻悟之理，如醍醐灌顶。

周民强教授无疑成了本次文化节的一大热点人物。魁梧的身材，花白但仍浓密的头发，笑起来眯细的眼睛，配合着抑扬顿挫的语调的生动表情，老教授举止言语间闪现的睿智及少年般的青春活力贯穿讲座始终。无论是10月27日晚文化节开幕式上，还是27日座无虚席的三教307中那场“数学的认识”讲座上，他的激情感染着在场每一个听众，势不可挡。数学人的IQ与EQ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激发到了最大限度。教授的人格魅力，只消几个讲座中的片断便可一览无遗。

幽默：“有歌唱道‘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大概是用月亮的皎洁来比喻人心的纯净”，正当大家摸不着教授此话的用意时，他话锋一转，立马变得严肃起来，“但是，数据表明月球表面温度最低为零下一百多度，以此看来，那唱歌的姑娘岂不是如坚冰一样不能靠近？所以，这不是科学。”貌似调侃的寥寥数语竟点出了科学的实证性与艺术的创造性的差异，此语精妙！

严谨：当讲到微积分创立的重大意义时，教授讲述了牛顿对微积分理论表述的不严密而

引发的危机，并别出心裁地自编自演了一段“教皇与牛顿关于微小增量 Δt 存在于消失的对驳”，从而自然过渡到Cauchy给出极限的定义并完备微积分理论的重要性。周教授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你深刻感受到，数学人追求严谨而乐在其中，那一行数院学生最为惯用的“任意 ε ，存在 δ ”的字符现在又已然有了历史的纵深含义。

和蔼：开幕式上有他对后辈们的细心叮咛，讲座开始有他为大家准备的讲稿和他的致谢“这么多同学能来，我真的很高兴啊！”，给同学签名时还不忘问一声“要我横着签还是竖着签？”

短短的2小时，从古至今，由点及面，从理论的发展追溯至社会意义的深度，又从数学学科上升到科学与哲学的广度，伴着一连串满堂的笑声，在座的不论是否曾接受过数学的训练，约莫都已经有了对数学之美的点滴认识了。讲座之精彩，有结束后大家一拥而上索要签名的热闹情景和BBS上一长串的“zan”和“re”为证，自不必多说。

还有开幕式上文兰院士和陈家鼎教授的亲切指点，还有丘维声教授“居高声远”的熏陶。数院的老师们，尽管各有各的风格，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爱着与他们一样选择了数学这条道路的学生们，他们在我们身上寄托了探究数学的理想。

这个秋天，我们在大师们悉心组织而娓娓道来的数学语言中体悟，沉醉……





数学人爱学习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数院的孩子天性也爱玩，而且善于玩出特色，不信？且看——棋牌大战：运筹帷幄，庙算制胜

棋牌赛向来是善于斗智斗勇的数学人的保留节目，只是今年交流部又颇具创意地增加了飞行棋比赛，给跃跃欲试的非大牛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并测试 π 的良机，于是报名者络绎不绝（我也小试了一把，呵呵）。

10月17日至27日的近两周内，9:00后的1560总是人声鼎沸。飞行棋战区集聚了最佳人气却闻不到一丝火药味，孵子，飞行，吃子，熟悉的规则附以各种新奇的掷骰子法，俨然回到了孩时课间三五成群嬉戏的场景，欢笑，大叫，犹豫，旁观者的打气，有人“荣膺”“职业杀手”的名号，有人屡挫屡战，屡战屡败，我们在1-6的数字间体味着单纯的快感，一盘棋，竟也能在反复地吃与被吃间走上近1个小时。



军旗，桥牌，升级，国际象棋，围棋，真正的较量在强手间展开，看似气定神闲的表情下暗藏着种种玄机，围棋比赛者轻含棋子布下点阵，军旗处设下陷阱步步为营，国际象棋选手鏖战数回合而不分胜负，而桥牌选手坐阵“东南西北”玩转智慧与胆识。

在这里还得赞一下交流部一大家子，礼品与棋盘的购置，每晚的陪同、组织、传递，忙得不亦乐乎。看见他们趁着间歇忙着赶作业及熬夜自习的身影，真想道一声辛苦。

大战归大战，战后的结果自是皆大欢喜不损一兵一卒，无论是独占鳌头拿走手摇式发电机的，僵持不下而平分秋色的，得到小猪钥匙圈留作纪念的，还是像我一样混一份体验的，都收获了快乐与学习之余的一丝松弛。

百望山定向越野：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虽说没有赏到预期的红叶，但山野间充沛的负离子还是让大家倍感清新舒适。更为精彩的是每个点处的趣味问题，有关于人文景点的描述，碑刻的落款，有问动物饲养处的鸭子有多少只，攀岩场地的告示牌内容，有在地

图上标出路线，写出亭子上的对联，不一而足。探路，争先，不少原打算闲庭信步的参赛队也在火热的竞争气氛中跑得大汗淋漓。寄情山水，美哉美哉！

还有“3+1”篮球赛，还有“趣味知识竞赛”，还有……We work and play for fun!

数学，在数字与符号间衍生出美的文化，伴着文化节的展开，渗透到每个数学人的生活中……



interview chenjiading professor of sms

本刊记者: 方旭赞 孙启明

记者按 :十月下旬,我院“数学文化节”拉开帷幕,在开幕式上,文兰院士、陈家鼎教授和周民强教授与现场同学进行了丰富的交流,几位老师从自身的经历和对数学的见解出发,向同学们介绍了现在数学界的一些热门话题与最新发展。为使更多的同学聆听老师们的教诲,我们《心桥》杂志决定对陈家鼎先生进行一次专访,陈先生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在采访过程中,陈先生谈笑风生,这种大家风范让我们倍感钦佩。后期我们把采访初稿交给陈先生修改,他逐字逐句仔细阅读,连我们打印时的错字都一个一个找了出来,陈先生治学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主要是有兴趣,没想过别的事情”

记者 :您在上大学时为什么选择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您是高考还是保送来的?

陈家鼎先生(以下简称“陈”) :主要是我高中时对数学很有兴趣,另外数学是各种学科的基础。我高中时还没有专门的数学竞赛,北京、上海等地区在56年才开始举办数学竞赛,我54年就进入北大了。当年高考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数学力学系,其他同学也大多都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而考来的,没想过别的事情。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之后,北大数学系的实力是全国最强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学部委员,相

当于现在的院士,全国数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共9人,北大有3人,分别是许宝騄先生、江泽涵先生和段学复先生,而中科院仅有华罗庚先生一位学部委员。

记者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年的学习情况吧。

陈 :我们进大学后先不分专业,三年级才开始分专业,分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专业。一年级学的课程也和你们的差不多,包括数学分析、解析几何、高等代数这些基础学科。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其中数学分析学了两年,理论力学学了一年,普通物理学了一年半。当时的方向是培养专门化人才,与现在采用的美国式通才教育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博士生,只有研究生,人数很少,也不授予学位,学位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

记者 :您进大学后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听说你们那一届有很多“牛人”啊。

陈 :呵呵,我当时的成绩在整个年级里还是算比较靠前的。我个人觉得当时有五个人最突出,分别是陈



天权、张恭庆、张景中、杨路和马希文。我们这一届一共出了七位院士。我个人认为，以聪明而论，应该是马希文排第一；以思维能力来说，当首推张景中；但科学技术成就最大的当然是王选了；以数学上的成就而言，则首推张恭庆。

“大家在学术上都很有钻研”

记者：我们很羡慕你们这一届，基础课程都是由一些数学大家教授的，比如程民德先生教数分，聂灵沼先生、丁石孙先生教高代，江泽涵先生教几何。这是不是你们这一届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

陈：这个我认为有关系，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在学术上都很有钻研。如果说老师们有差别的话，就是当年教员们在教学上比较下功夫，那时多数教员开展科研工作不多，和现在的老师不一样。现在有一部分老师可能在教学上投入不够，这当然是有客观原因的，他们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

记者：你们那时候怎么考试？难不难？

陈：当年我们基础课的考试形式是口试。首先抽考题，给半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到老师面前回答。在讲述过程中如果有表达不清的地方，老师就会提出问题，如果回答不了，再给一段时间让你思考，想好了再来回答。所以没有准备好的话，有的人就会上午进考场，下午甚至晚上才能出来。当时一场考试往往要进行好几天，老师们都很辛苦。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类似于现在的讨论班？

陈：我们那时候有兴趣小组，参加的都是班上学习比较突出的学生。比如分析方面是程民德先生亲自指导的，代数方面则由丁石孙先生指导。我们在课外读一些数学书，然后进行讨论和报告。总的来说，学习气氛很浓。比如当时的张景中，思维能力很强，一年级之后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函数方程通解的文章，他是用选择公理得出了方程通解。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数学结果在1905年就由德国数学家哈梅尔得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件事体现出他在知识面有限的情况下突出的思考能力。后来张景中被错误地打成右派，被派遣到新疆劳动改造。在困难时期，他没有办法接触到先进的数学知识，就去钻研初等平面几何的证明方法，他后来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的几何机器证明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基本思想雏形的。这就是他不断钻研取得的成果。因此我认为客观条件是一方面，而钻研精神是最重要的因素。拓宽知识面固然重要，但能否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要看钻研的程度有多深。

“我背着旗子从西单跑回学校”

记者：你们那时一个系有多少人？住在哪？住宿条件怎么样？

陈：我们年级一共有240多人，分成9个班。我们习题课是分小班教的，大课还是一个年级一起上。我住的房子就是现在在建的公共教学楼所在地，当时叫十三斋，是52年盖的简易房，四个人一个小隔间，分上下铺，原来上下铺都没有挡板的，后来一个新生睡觉时从床上摔下来，教育部就下令所有上铺都要加挡板。

记者：当时觉得生活枯燥吗？学校里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陈：我们当年与现在当然不一样了，比较单调一些，大部分时间是去图书馆钻研。我们数学系的生活可能是枯燥了一点，但是全校范围的社团活动还是不少的，那个时候有舞蹈社、朗诵社、京剧社等等。

记者：您的课余时间怎么安排的？

陈：我比较爱好下棋，记得当时课余跟张景中下过象棋。那时候我们体育锻炼坚持得比较好，每天下午都要开展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所以我们那一代人



的身体素质都比较好。

记者：大学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陈：当年政治气氛比较浓，每逢“五一”“十一”都要去城里游行。那时候我们半夜起床，坐火车到沙滩老北大那，上午游行到天安门参加典礼，我记得好几次游行都是我举“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旗子。游行到西单解散返校，有的人坐车，有的人走路，我当时是背着旗子从西单跑回学校的。

“如何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记者：大三分专业时，您就选择了概率统计吗？

陈：我们三年级之后分专门化小班，有代数、实变函数、数理逻辑、微分方程和概率统计等专门化。我当时和张恭庆在泛函分析专门化。北大56年开概率论等专业课程，57年开始有专门化的毕业生。

记者：那您又是如何走向统计这个方向的？

陈：58年大跃进时，如何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大家认为数学也应该为国民经济服务，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实际问题比较贴近的数学在当时主要是运筹学和统计方法等。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就被派到广安门外的一个汽车厂参与调度。汽车厂的主要任务是用汽车运输货物，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度使得空车里程最少。这个问题在运筹学中其实就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当时我们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确实很有效果，但是没有计算机，我们也不可能每天去汽车厂，所以，这个方法没有很好地推广。当时也有一部分人研究物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张恭庆就去研究原子核构造。我毕业后留在学校，当时概率统计教研室需要人，我就去做概率统计的助教了，统计那块主要还是自学的。当时中国的概率统计学方面中，许宝騄先生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上也有相当

影响力的学者。他1938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41年回到西南联大。当时许宝騄先生算是一支独秀，但中国统计界总体还是没有多少起色。56年起情况开始好转，国家科学规划中把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列为重点发展的学科，主要是考虑到这三门学科与实际应用关系密切。于是国家为这三门学科设置了专门化，成批地培养人才。当时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概率统计学习班，组织全国一些高校（包括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的学生一起进行专门化的学习。后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课程就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开设了。

记者：当前中国概率统计的现状怎么样？

陈：应该说我们与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缺乏，主要原因是文革十年没有正规培养人，文革前毕业的学者现在年纪大了，而文革后培养的人出国后回国任教的又太少。统计的三大应用领域是生物医学、经济金融与工业工程。在国外统计人才很容易找到工作，需求量很大。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统计的应用价值大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统计界没能留住人才。我个人的看法是应有一部分学生也不要求是所有学生）做有识之士，能够回到祖国发展我们国家的统计学。可以从讲师开始做起，回来之后依然可以出国交流，但是他的落脚点应该放在国内。当前中国统计学界人才缺乏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大学根本没有老师可以开设统计课程。目前中国统计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主要跟招聘政策和社会环境等有关。

“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记者：现在很多学生大一就开始考虑选专业的问题，其中很多人是基于出国率、保研率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的专业，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陈：这些同学的想法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认为兴趣还是很重要的方面。有了兴趣，就愿意去钻研一些问题，更容易获得成功。在大学里经过数学方面的思维训练，对日后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兴趣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记者：现在我们大部分同学对成绩很看重，有的人常常为了一分两分去找老师。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

陈家鼎教授
(孙启明摄)



个问题的?

陈 :我认为这些想法不能说不,但是作为一个有识之士,从长远来讲,应该把这些问题看开,低一点就低一点,不要斤斤计较,只要长期地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钻研下去,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不是每一门课都追求五分(那时实行五分制),有一两门课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就多下些功夫,在课外多看一些书,甚至还研究一些问题,有些课程得良或中等也没有关系。大家最重视钻研精神,比如王选院士,他在学生时代时成绩也不算很突出,但他最后的成就却是最高的。

记者 :能给将来想在概率统计方面奋斗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吗?

陈 :概率统计方向包括了概率论和统计学两个方面。概率论既是基础数学又是应用数学,概率本身的研究是基础数学,但是它要把实际概括成模型,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应用数学。统计主要的特点是与应用联系密切,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对于将来想要做研究的概率统计系的同学来说,本科阶段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分析当然是第一位的,比如数学分析、实变函数等等,今后还应该选修测度论。代数方面,基本的线性代数还是必须熟练掌握的课程。概率统计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和几何有关。从提高数学修养和见解的角度,还是应当有选择地学习。从统计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有时间序列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生存分析等等。

记者 :最后一个问题,能给我们谈一谈您退休后的生活吗?

陈 :呵呵,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写书上,完成了《概率统计讲义》和《数理统计学讲义》的修订工作,目前正在和郑忠国教授合写《概率与统计》主要是面向对此感兴趣的各院系本科同学。星期日还担任双学位的教学工作,上午讲四节课,下午有时上习题课或答疑。身体还不错,平常快速走路,锻炼锻炼,在家听听京剧和黄梅戏,准备明年出去旅游,去外地走走看看。

记者 :那看来您现在并不比退休前轻松多少,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陈 :谢谢!

陈家鼎教授简介 :

陈家鼎先生,湖北浠水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曾任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长,现任《数理统计与管理》杂志主编等。陈先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历任概率统计教研室主任、概率统计系主任、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

陈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数理统计与可靠性理论。他的主要科研成果是:发展了不完全数据情形下的最大似然估计理论;提出了寻求参数的置信限的一般理论,并成功地给出了无失效数据情形下可靠性参数的置信下限的估算公式;对于指数型随机过程的简单假设,论证了序贯概率比检验是唯一最优的检验,对于复杂假设提出了一类渐近最优的检验等。

陈先生不仅沉湎于数学的象牙塔里,而且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相结合,曾长期担任全国军事装备可靠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主持了多项实际应用课题的研究工作,其中的“导弹武器系统可靠性增长试验的设计与统计分析”项目获1996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可靠性评定的教学理论与应用”获2002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陈先生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工作,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他主编的《概率统计讲义》《数理统计学讲义》等教材印刷多次,受到全国的广泛好评。陈先生退休后依然担任学院双学位课程的教学任务。

7月11日 星期二 多云



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还要在一天之内转乘两班。第一次办理托运、安检、登机、起飞、降落，在上海转机度过了争上游的三个小时后，一切又重复一次。所有都竟然是出奇的顺利。从深圳宝安机场，转乘机场巴士，又千辛万苦地拦到一辆出租，终于在大约晚上九点的时候，不辱“jun政学者在24点以前到达集合地点”的使命，来到了集合的广深宾馆。整整十二小时的奔波，为这段长长的旅程，拉开了序幕。

7月13日 星期四
深圳晴，台湾小雨加台风

值得纪念的日子，从未走出过大陆的我，却在一天之内辗转深圳、香港、最终到达台北、新竹。从深圳往香港的路上，两次被要求冒着酷暑、拖着行李下车来办理出入关手续，不得不让所有人感叹办公效率和环境。当旅游车慢慢驶入香港，看到越来越多鳞次栉比的高楼，广告牌上的粤语，以及终于有空调的启德机场，心里竟涌起了一阵到达台湾时都不曾有的激动；也许相比台湾，香港有一种更为我熟知的张扬的繁华。略微晚点之后，我们登上了飞往台北的国泰航班。迎接

我们的将会是在我们到达之后半小时就会登陆台湾的台风，着陆前令飞机不断颠簸的气流，和下飞机后接连不断的绵绵细雨。在新竹清大派来接我们的旅游车上，每个jun政学者拿到了写有此次行程安排的小册子，在台湾这四十天的行程，慢慢在眼前清晰了起来。

出乎每个人意料的是到达新竹清大下车后又多了一段山路。在通向我们的宿舍——新斋的路上，竟然需要爬上一段高高的山坡，绵绵细雨加上沉重的行李让这第一次的通往宿舍



的路途变得痛苦不堪。当一切终于渐渐完成的时候，不知不觉也已经深夜了。疲惫，仿佛是这到达台湾的第一天里唯一的感受。

7月16日 星期日 多云

这是快乐的一天。仿佛为了弥补昨天的遗憾，跟董先生和琦蕾一起去新竹市内逛了一大圈。火车站，城隍庙，市政府，几乎把新竹市的市中心给逛了个遍，还在清大门口的宵夜街走了走。虽然吃到的台湾小吃并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看到的



城市景色也不如何迷人，在城隍庙求签的结果也只有两个“中平”而且询问如何求签的方法差点把庙里的义工阿姨逼疯，但这仍然是快乐的一天。经历了台风的折磨，收拾日常用品的劳累，接待家庭的冷落，在这一天，终于感觉生活走上了正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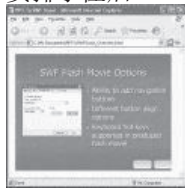
7月17日 星期一 晴

这是忙碌的一天。一清早便有一个清大校方的欢迎会，但真的称得上“长”而不“垄”，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清华情歌》的存在，第一次听人社专家绘声绘色地描述台湾历史，第一次看到了领导们真的在十分钟内结束致词，可以说，这个欢迎会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大陆和台湾的差别何在。

接下来是与导师和接待家庭见面的“相见欢”餐会。我的导师周若珍老师是一位身材小巧的女性，

见到她的第一面，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太好对付，却会让我很喜欢的老师。由于她仿佛是另有安排，匆匆安排了下午见面的时间地点，她就离开了风云楼的餐厅。接下来的时间都是和跟我同一个接待家庭的来自兰州大学的圆圆，以及接待家庭田小姐和她的朋友一起度过。

午餐过后，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我以后经常会出没的地方，综合三馆八楼的统计所。在周老师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两位很照顾我的美女学姐：凯方和圣如。和导师以及两位学姐的第一次会面其实非常短，仅仅安排了往后meeting的时间。下午剩下的时间，两位学姐陪我终于办妥了手机卡，在她们不厌其烦地指点我学校周边的种种便利设施以及通向新斋的另外两条山路之后，这一天的行程也宣告结束了。



7月18日 星期二 晴

在大陆的时候精心准备的关于我在北大的jun政课题的ppt隆重登场了。昨天导师安排的meeting其实就在第二天，不得不感叹真是高效率的老师呢。在两位学姐迷茫的眼神中结束了我的报告，接下来是两位学姐报告她们的进展，在我同样迷茫的眼神，以及饥肠辘辘之中，第一次的meeting终于结束了……导师吩咐两位学姐带我去校内的苏格猫底吃饭，的确是一家布局非常有趣而且真是以猫为主题的咖啡简餐旧书店呢。

7月19日 星期三 晴

早上七点集合出发，第一次在台湾远距离出行，目标是闻名已久的故宫和淡水！

很快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牌子就远远出现了，然而与记忆中的北京故

宫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夺人眼球的绚烂建筑，而见长的却是里面丰富的展品，当然也包括在大陆闻名遐迩的白菜和东坡肉。而对于我来说，更加感兴趣的还是一路带领我们的义工讲解员女士。这位沈陈爱菊女士是故宫的第一批义工讲解员，工作至今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并且，为了每次展出的不同展品，还要不断地学习新的考古学知识、参加考试。看到这位热情且富于经验的沈女士，可以感觉到奉献原来真的是一种快乐。这一次愉快的相逢，着实让我觉得比故宫里所用的古董，都来的更加珍贵，因为这是第一个以人格魅力打动我的台湾人。

7月29日 星期六 晴

为了参加今天的统计学会议，一咬牙甩出了NT300；而且因为要搭统计所的学生们作为工作人员前往的巴士，还起了个大早。于是结果就是在第一个plenty的演讲厅暴冷的冷气下昏昏欲睡，在掌声中醒来的时候感到饥寒交迫，居然被告知到了茶点时间！



于是幸福地大吃了一顿寿司之后,开始了余下部分的专题报告。虽然我挑选的都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专题,但无奈每个报告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专业性又太强,大部分都听得云里雾里……幸好还见到了来自北大的房祥忠老师和刘力平老师,感觉真是他乡遇故知……最后的时间是晚宴,都是相当高级的材料,让我觉得貌似NT300还物有所值呢。

找晓露诉苦的时候却听说有一个接待家庭少了一个女生,剩下的男生,来自苏州大学的邓磊希望再找一个女生能一起跟接待家庭出去。

7月30日 星期日 晴

和邓磊约在十点出去,可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半。匆忙赶下楼去吃过早饭+午饭的之后,我们开始出发去清大后面的十八尖山。不得不感慨台湾的生态环境远远好于大陆,在这座郁郁葱葱、开放给市民作为锻炼场所的山上,我们领教了各式各样的生物,松鼠、蜥蜴几乎随处可见。从山的另一个出口下来,原本想搭公车去新竹市玻璃工艺馆的我们,却被告知居然已经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了!于是剩下的行程都以步行来完成,玻工馆,新竹市公园,体育馆,夜市,清大,居然都在不超过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之内!终于又一次感到,台湾真的好小。

8月2日-4日,台湾最美的后花园—花莲之旅 8月2日 星期三 晴,山中遇小雨



6点起床,12点到达花莲,12点半到达婉厉家。

14点的时候,我们坐上婉厉的车,正式向第一站——太鲁阁峡谷出发。层层叠叠的翠绿的山,寸草不生的绝壁断崖,宝石一样闪光的蓝色河流,裸露着白色大理石纹路的河床,怎么能不让我感动到热泪盈眶、一心想想要拜倒在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这个山中细雨蒙蒙的凉爽午后,站在太鲁阁燕子口步道上,俯视峡谷几十米之下的湍急河道,眺望对面崖壁上天然形成的石壶和燕子洞穴,仰望几百米之上的悬崖绝顶,想象着数百年来原住民凭借两根绳索往来悬崖两

边的矫健身手,呼吸着这山水细雨孕育的洁净空气,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生命的渺小。在这个本是原住民泰雅族的聚集地,抚摸着灵秀的泰雅族女性的手工纺织品,欣赏着泰雅族老妈妈纺布的安详神态,向往着那些受到过鲸面褒奖的传奇族人,我能想象出过往那一段又一段的辉煌故事。太鲁阁,是我在这个全台湾最美丽的地方,所见到的最美丽的风景。

8月3日 星期四 晴

今天第一站是赤柯山的金针花海,两三个小时的花东公路和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小路,中间还经历了休闲农场的花草树木、林田山的古旧火车站、台糖厂的清冰冰棒和北回归线标志,我们终于登上了拥有漫山遍野花海的赤柯山。令人陶醉的不止是在这形似百合、金黄色的花丛,还有可以从山顶上眺望的富庶的花东纵谷,远处云山雾罩的中央山脉,以及香甜可口的金针花土鸡汤和炒米粉。



从盘山公路又绕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了我们的海滨公路之行的起点。第一次看到这碧蓝色的太平洋波澜壮阔的美,有人不由感慨,这里的对岸就是美国了。海边盐滩丰富的地貌特征成为了它比沙滩更加诱人的重要原因,形状千奇百怪的礁石只能算是平常景色,而最赞的景色是一块名为“石梯坪”的巨石。乳白色的石头上嵌满了火山爆发所喷射出的色彩各异的石块:在背海的一面,风力作用形成的是一层一层天然的阶梯;拾级而上,登上最高点,却猛然发现在朝向太平洋的一面,是一个被风掏空的巨大洞穴。坐在山脊上拍摄的照片,让人不由感觉这仿佛已是在悬崖峭壁。似乎上天还嫌给我们的震撼不够,已是傍晚时分的此刻从海面远远飘来一朵巨大的暴风雨,下面清晰的雨带和偶尔穿过的闪电,漂浮在这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上,相信这样的景色,让此行的每个人,都不会轻易忘记。

在到达花莲市之前,首先去看的是君悦酒店露台的花莲夜景。远处青黑色的中央山脉,山脚下宛如的繁星般的万家灯火,周围环绕的漆黑的夜幕,几乎让每个人都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沉沦。在这家极尽奢华的酒店闲逛一圈之后,最后奔赴的是花莲的夜市小吃。挫冰,

包心粉圆,天妇罗,小笼包,甚至连蚵仔煎都一扫新竹给我留下的暴难吃的印象;又在附近买了些名产之后,最后结束了这一天的旅程。

8月4日 星期五 多云转晴

临时决定在火车经过基隆的时候去一次九份,这个依山而建傍海而生的美丽小镇。在瑞芳火车站下车以后,二十分钟的客运便到达了这个小镇。说是小镇,其实最繁华的就是一条沿山路而建的古街和周围延伸出的几条酒吧街。在这个喧闹且外国人居多的小镇,不由让我想起了上海的新天地。沿路又尝了尝当地的小吃和种类繁多的试吃品,最后终于找到了山顶上最

风扑面而来的时候,真的体验到了翱翔的感觉。

8月13日 星期日 晴

对于不经常熬夜的我来说,夜半时分那种亢奋与弥留交替出现的经历算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一路上为了不让叔叔睡着,晓露和阿靓一直在寻找各种话题跟他聊天,就这样,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终于驶入了阿里山的山区。夜半时分走山路也算得上特别的体验了,在手边不到两米的地方就是浓雾笼罩的山崖,每一次转弯之前都仿佛面临着坠入无底深渊的危险,而在晚上,这样的恐惧感还显得尤为强烈。不过最终恐惧还是敌不过困倦,终于不知不觉地睡去了。



著名的那家赖阿婆芋圆,这家家庭式的小店几乎没有任何装修,穿过了数条狭小的、仿佛应该是她们家的过道之后,才来到了二楼人满为患的大厅,三面的玻璃窗都对着海,似乎这才是她们家的金字招牌。终于找到了面海的座位,四个疲惫不堪的人默默地看着海景吃掉了手里的那份芋圆挫冰。九份之旅,就在四个人还沉溺于花莲之美的沉默中,画上了句号。

天一点点亮了起来,可以看到闪亮的启明星挂在天际,太阳仿佛在山后已经呼之欲出了。然而前方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我们,云海!那笼罩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浓浓的云雾,真得如同大海一样波涛翻滚;而还没出现的太阳已经又给它们镀上了多彩的颜色,淡蓝或者粉红的色彩,抑或是原本的白色;隐约露出的几座山头,笼罩在薄薄的晨曦之下,焕发出世外仙境才应有的美。终于到达97号点的时候,此处已经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第二排的位置,和所有的人一起屏息等待太阳从山后出现的那一刻。从那个两座山头之间的小小凹口里面,太阳渐渐露出了它夺目的亮彩,第一道光线,第一条金边,第一个半圆,当它终于开始光芒四射的时候,如饮甘露的我们仿佛可以忘却身上所有的疲惫和困倦,因为世间又有了它,那一切力量的源泉。

8月12日-13日 大陆心中的台湾——日月潭与阿里山之旅 8月12日 星期六 晴

日月潭真是很美,虽然包括周老师在内的很多台湾人都批评说人工雕琢的痕迹太过浓重,但是碧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样的场景,实在还算是没有辜负大陆人民的一片向往。当坐在游艇的船头,俯视那一池碧水,开船时清新的



阿里山所最著名的除了星空和日出之外,就是它的小火车和桧木林了。坐上了溢满了桧木的天然香气的小火车,穿越林间,看着一片片直入云霄的桧木森林、以及穿越林间的淙淙溪水,颇有些乐而忘忧、乐而忘返的怡然自得。



8月18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注定是个告别的日子。下周一周老师就要远赴新疆,而其他几批的交流学生也要开始陆续启程了。

匆忙赶回宿舍排练晚上告别餐会要表演的节目,然后是清大校方举办的“批评会”,请所有的交流学生提意见,很特别的让我们一开始无法适应的形式,继刚到时的欢迎会之后又一次特别感触的体验;接下来是告别餐会和表演节目,虽然临时碰到一些仪器上的小状况,但是最终还是顺利地演出了,自认为还算出彩的节目;晚上又厚着脸皮跟着邱叔叔、晓露和阿靓出去喝茶,极具江南特色的茶馆“耕读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品一下叔叔泡的功夫茶,是很惬意的一个晚上。

8月19日-20日 垦丁&台南之旅 8月19日 星期六 多云转小雨

就差台湾南部没有去到了。今天一早,便和琦蕾、董先生、清大的林佳良学长出发去了垦丁,这片台湾最南部的美丽沙滩。五个小时的车程就台湾几乎最北部开到了最南端。当车窗外开始可以看到大海的时候,三个大陆的孩子情不自禁地雀跃起来了。

第一站就是当地著名的海上活动:浮潜、香蕉船和快艇。于是四个穿戴着如忍者神龟一般的救生衣的家伙被开车载到了海边。玩过香蕉船才发现游乐园的一切有多假,尤其是坐在船头,当被海浪抛起的充气船俯冲向一望无际的海面时,不由自主地尖叫到最高分贝;香蕉船的保留节目是急转弯,由于之前就得到被甩出去时一定要松手的警告,巨大的冲力过后,睁眼的时候已经漂浮在游艇数十米开外。

浮浅的确是一门技术活,首先要用叶绿素涂抹镜片以防止起雾,呼吸管要用嘴唇紧紧包裹,然后放松身体,把头埋入水下,习惯用嘴呼吸之后,扑入眼帘的就是这看似无奇的海面下奇妙的海底世界。形状千奇

百怪的珊瑚,穿梭于其中的色彩斑斓的鱼群,偶尔会浮上水面的水草,其实这片海域算不得很美,然而足以震慑我这个从小长在脏兮兮的黄浦江畔的大陆小孩,以至于非常毅然地决定,将来一定要去学真正的潜水!

8月20日 星期日 多云

今天的目的地据说是全台湾最好吃的地方——台南。第一站是著名的台南担仔面和卤蛋,这种拌着酱油和肉末的汤面出人意料的鲜美,配合上相当入味的卤蛋,的确是不同凡响的美味。第二站是冬瓜茶,配合上那种当地称为“波霸”但我觉得就是珍珠的配料,清凉爽口,让我想不通吃上去淡而无味的冬瓜怎么提炼出这样甜甜的好滋味?最赞的是接下来的鸭肉羹,虽说是荤菜,却勾芡的清甜好味,配上切得薄薄的可口鸭肉片,让我和琦蕾一人一勺迅速地解决掉了。最后的主食是永乐烧肉饭,肉片的确滋味别致,还附送了一大堆沙拉和味增汤,着实感到台南的物价要比新竹便宜太多了!而甜品是……一家我忘了名字的冰,一道是炼乳红豆冰(似乎应该有更好听的名字……)无论是炼乳还是红豆的清甜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另一道是切成小立方形的五种口味的奶油冰激凌,咬在嘴里只觉得软硬适中,没有太张扬的冰凉或者甜味,却有非常美好的回味,几乎是在台湾吃得最赞的冰品了。

8月25日 星期五 晴

最后一天了,不能松懈哦。一早便拉着松亭去南寮吃海鲜,果然是又便宜又好吃,三盒生鱼片只要NT200,再加上一些热炒和饮料,果然让我一看到美食就眼睛发绿的吃相再次受到了嘲笑……之后跟松亭去了竹东的一家私人艺术博物馆,艺术,果然是一个需要热情和奉献和辛苦支撑的同时也让我敬而远之的行业。

……

带着满满的回忆终于回到大陆,回到温暖的家。无论悲伤也好,快乐也好,都是此行最珍贵的纪念物。在此谢谢这次旅行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因为你们,这次旅行才会充满色彩。

从兰州飞回家，满脑子还是黄河石林的伟岸，青海湖的辽阔和沙丘的一望无垠，然而当我隔着窗子看到下面漆黑的夜色中突然亮起来，那橘黄色的高速路，那红色，绿色，黄色的车灯，那一栋栋房子星星点点的灯光，瞬间，北方的一切，都不见了。我开始兴奋而又贪婪地俯瞰那总也看不够的景致，那无与伦比的景致。

这座城市以她的夜景闻名，以她的灯火闻名，以她的纷繁和绚烂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和脚步。而对于我，

来的猛烈，却不知怎的能冷到人的骨子里去；夏天的太阳从不直直地刺你的眼睛，却无声无息地将你的衣衫湿透，久久都不能干。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湿气，夹带着弄堂里晾晒的衣服的气味，菜市场里鱼虾鸡鸭的腥气味，公交车里拥挤的人们身上的汗味；当然，还有这城市典型的霓虹灯下的觥筹交错，香水胭脂味。水汽弥漫在空气中，笼罩着整个城市，像是在孕育着什么，更像是在懒散地打发着她的时间，等待着，见证着……



屋顶上放飞的鸽子，
其实放的都是闺阁的心，
飞得高高的，
看那花窗帘的窗，
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样子，
还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

——
《长恨歌》

上海弄堂

无论飞得再高再远，每段旅程都将在这里终结，回味，无论何种经历，心情都会在这里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熨帖帖，迎接下一段旅程；不是为了她的繁华，不是为了浦江两边那富丽堂皇的夜景，而是因为，她是我的家椗虾！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她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而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最为入世最烟火人气的感动。

正逢黄梅雨季，刚回到家第二天，就赶上一场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啪啪地响着，一阵阵闷雷从远处传来。这样的磅礴，对于上海而言，无疑是奢侈的。上海的天气一年四季都是湿湿滑滑的，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惊扰了谁。冬天的风是阴冷的，远不如北方

弄堂见证了我是怎样从一个不起眼的黄毛小丫头长成一个依旧不起眼的十六岁的女孩子。是的，弄堂不同于石库门。石库门是老上海最有权势之气的建筑，它们带有深宅大院的遗传，黑漆漆的高大的厚木门和长着大嘴的铜狮子叩门环，有一副官邸的脸面。规矩

和身份都是写在那里的，那儿才是才子佳人们长大的场所。而弄堂则永远是一幅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样子，窄窄的弄堂里是穿着背心拖鞋摇着蒲扇乘凉的男人，透过窗户是麻将桌周围一圈头上带着发卷的女人，晒台上是我放着的几把米，麻雀来食时的叽叽喳喳总让我忍不住探出脑袋。夏天开着门睡，过年的夜里总是不能成眠，担心木质的老房子在烟花的灿烂下付之一炬。

自从高中搬到了高楼，虽然离老家只有几街之隔，却再也感受不到那股肌肤之亲了。虽说还不至失魂落魄，却总觉得好似漂在半空，软软的脚步沾不到地。于是，唯有在梦中一次次的重温，那抓不住回不去说不完又道不尽的弄堂生活。

上海的弄堂是最考验人的耐性的。枝枝杈杈阡陌纵横，同一个门牌号有时还有甲乙丙丁四户人家。你走进了一条弄堂就好像掉进了一个大网，四通八达，又好像是掉进了一个深渊，进得去出不来的。那弄堂口坐在竹椅上的面目和善的老奶奶，那进去出来的气定神闲的人们，对于一个陌生者，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假象。在表面的和善，平易近人底下，弄堂完全是另一幅面目。它是排外的，警惕的，不友善的，对于任意一个闯入者，它

睁大了惊恐的双眼盯着你，透过那一扇扇隔楼顶的天窗，那一道道锈迹斑斑虚掩的门。越往弄堂里走，外面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就都悄悄地褪去了。你攥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在水泥路或是石卵路上绝望地寻找着。迎面驶来一辆自行车，你不得不把自己贴在湿湿的墙壁上躲闪。握着把手的人仿佛胸有成竹，你却心跳加速。车左摇右晃，终于擦着你的衣角一闪而过。本是汗津津的衣衫这时就湿透了。

其实怪不得上海弄堂的不近人情。窄窄的它包裹着多多少少户人家。它洞晓太多的人情，知晓太多的故事。它不能不时时刻刻警惕地小心防范着，它不能不有着一颗曲折的心，来保护它的子民。

上海的弄堂大都有着好听的名字。我从前居住的弄堂叫“敦和里”，其它的还有像“淮海坊”，“裕德里”，“建业里”，“和合坊”等等等等（“里”做街坊意）。光说我们家是306弄不免陌生生硬，而如果叫“敦和里”，平添了几分亲切，我想弄堂也一定是喜欢人们叫它的名字的吧。上海的弄堂大都不止一个出口。仔细算来，老家的弄堂有六个出口分别连着四条不同的马路。直到十好几岁学骑自行车时我才算逛遍了它，知道哪家的院子最漂亮，哪儿的院子里又养着一条好看的花斑狗。上小学时我会从弄堂的一个口子出去，放学后再从另一个口



子回来。去时挑着一条最近的路，回来时再从一条最热闹小店最多的马路拐进来。

早晨天刚蒙蒙亮，太阳还没完全出来，弄堂就在老爷爷老奶奶们起床漱嘴的声音和涮马桶的声音中缓缓苏醒了。弄堂对外神秘莫测，对内却很难有什么神秘感可言。站在朝南的小阳台上，便看到对面人家的老爷爷老奶奶坐在床上看电视，电视机的屏幕闪亮，照得他们脸上也一闪一闪的。从北面的大晒台上可以看见对面的两家人家，记得妈妈不让我看“小李飞刀”时还曾经趴在大晒台上看对面的电视解馋。东面的几扇窗常年拉着厚厚的窗帘，妈妈说是因为离对面的人家实在太近。一次我性起，非要拉开窗帘看一看。这一看可真吓了一跳，对面人家正在打麻将，麻将牌看得清清楚楚，我赶紧缩回脖子，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还是最喜欢小阳台对面的那户老人家。那是十分漂亮的老奶奶，朴素的衣衫却掩不住年轻时的俏丽。一次我站在小阳台上看夕阳照在前面人家阳台的铁栏杆上，很美的图画，最平常也最动人。老奶奶刚好探出身来收衣服，那一刻我们是离得那样近，仿佛只有一臂之遥。我们相视一笑，霎时间她的笑把多美的夕阳都比了下去，不由让人联想起她年轻时穿着旗袍款款的步



子和妈妈的笑。至今，那夕阳衬着那笑都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自小便贪睡的我是看不到弄堂刚刚苏醒的样子的。直到小阳台铁栏杆上站着的麻雀把我叫醒我才匆匆吃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片面包抓起书包冲出去。典型的上海式的早餐兴许该是油条，大饼，稀饭，榨菜吧。爸妈却因为营养的缘故让我的早餐有些西式。直到很大我才在外婆家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大饼油条，终于明白为什么上海人世代代吃了无数美食却始终如一地钟爱这样的早餐。和一个小学时的同学无疑聊起，竟得知她那时每逢有考试的那天早上是必定要吃一根油条两个大饼的（摆在一起就是100的样子），怪不得她的成绩总是最好的。想高中食堂的早餐有时供应油条，那便是我的节日，而平时我会雷打不动地吃上一大个葱油饼，回想起来，是最平常也是最美味的。

小学就在出了弄堂再过一条马路。我捡了最近的路上学。于是每天都能经过弄堂的拐角处的公厕（弄堂老房子里没有卫生设施，大部分人家都上公厕，或用那种需要天天涮的木马桶）。走到公厕边我都会捏着鼻子加快脚步。直到有一天，眼角处瞥见一团白白的东西，直觉告诉我那是一只猫。果不其然，一只雪白的波斯猫正趴在一户二楼人家

的窗沿上，眯着眼睛望着我。它有些胖，是过着太滋润的日子还是已经到了垂暮之年？我不得而知。不过上海人是宁愿饿着自己也不饿着猫狗这些宠物的。弄堂里的人们远算不上富裕，却养着一条条毛皮光鲜圆滚滚的狗或是只会睡觉和吃东西的猫。我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她，虽然弄堂里猫狗不少，但爱猫的我总不放过打量一只猫的机会。她俯视了我一会儿便懒洋洋地闭上了眼睛。

她在这窗沿上无声无息的看着下面的人来人往，是是非非，人情冷暖，悲欢离合。老奶奶们坐在窗沿下的竹椅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说着闲话；小媳妇或是老妈子把油锅炒得哗哗响；下班回家的人们用皮鞋把石板路踩得咯噔咯噔；黄梅天的雨淅淅落落地打在伞上窗沿上栏杆上；这些她都看见了，听见了。她就像这弄堂一样无声地俯视着一切，时而穿梭于人们的脚边，喵喵地发着感慨；时而又警惕地望着你，仿佛让你小心弄堂里的阴暗潮湿流言蜚语，那恨不能钻进你每一个毛孔能让铁生锈的湿搭搭的潮气。然而，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像这样不言不语的闭着眼睛，懒懒的趴着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随人们去吧，那些精明而又无知的人们。

上海话

上海人中，十个有九个是带着些骄傲的。然而如果认为上海人是为了卖弄才尤其喜

欢说上海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上海，“一家人不说二家话”，亲朋之间是只说上海话的。琐琐碎碎，冷冷暖暖，全化在一句句吴侬软语里，柔柔的，细细的，直淌到人的心底去，再酥酥麻麻地流遍全身。在上海人眼里，那才是最惬意最家常的语言，是忘却烦恼后的那一丝宽慰，洗尽铅华后的那一点真。若是听到普通话，那一定是在不相熟的人之间，或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正经事要谈。说上海话的两个人之间是不设防的，而说普通话多少都显得生分了。

与远在大洋彼岸的旧时好友打电话，一句“依好伐”（你好吗？）立时穿越了十几年的光阴，飞越了无数关山，将两颗心紧紧拉在了一起，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脑中闪现一幅幅昔日画面与隐隐的辛酸。小学时的她在一个雨天打着伞来到学校却发现自己忘带书包，看到她哭红了鼻子，我二话不说拉着她跳过无数水塘回家拿书包。于是两个人一起以老师喷饭的理由迟到... 中学里不在一个学校读书，于是她假期跑到我家，两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四条腿在床边一晃一晃地不停地说那怎么也说不完的话... 此刻，十几年之前朝夕相处的好姐妹如今依旧无话不谈。两年见不到一次面，一年只打几次电话，却每通电话都要打上好几个小时的。不谈琐事，没有寒暄，要说的却一定是大事，最最要紧也最最私密的，在心底翻转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



终于拨通电话，便是一股脑的倾诉，得来的是最最贴心的办法和劝慰。于是怎样的不安都沉静下来，怎样的烦躁都停歇，从最初愣愣的甚至带点眼泪的到最后安下心来甚至还忍不住笑几声，自嘲两句；友情在这里好像被剥离了重重外壳，只剩下当中最柔软最真实最最晶莹剔透的那部分，是一整碗羊奶中淬出的那一滴酥油，是几千片桑叶后的那一缕蚕丝。这情意不再是花了眼的，是不必同享福却一定要共患难的，是人生与人生的交换，是心与心的碰撞。友情里面顿时有了亲情的味道，几小时的上海话，足以使人累得瘫软下来，却又心中无比的喜悦。而这样的谈话是只能由上海话来担当的，仿佛只有它才能抚平伤痛，才能传达最真切的情义。不由地怀疑，是否正是这柔声柔气的上海话，成就了上海小姐妹的友情，多少年的离别被轻巧地隐没在乡音中，无论何时何地的样子，不由分说的样子。

上海话如果有性别，那它一定是女性。装饰了一幅幅山水画的衡山路上，它是女孩在对男孩儿撒娇，嗲嗲的，骄蛮也变得可爱了，埋怨也成了嘤嘤鸟语，让人心生怜爱。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中，它是女强人们的温柔的一面，工作时的雷厉风行全盘收起，只剩下女人最柔弱的心，浪漫，小心眼儿，傻傻的可爱，仿佛又像是深得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要领，把白天落下的温柔一点不剩地找回来，还多出一点。这样聪敏的女子一个个赛过了黄蓉，又怎能不让上海的男人们服服帖帖，甘愿顶着“妻管严”的帽子？

然而上海话有时候也做些坏事。若是两个上海人在不懂上海话的人面前大讲上海话，那是脾气再好的人都会有些恼的，甚至生出了些“歧视”之类的怀疑。上海人是太爱他们的方言了，就像爱这座城市一样，恨不能走到哪里都能带着。于是，人们遇到上海人“开”（讲）上海话，就像是走进了上海的弄堂，头昏昏脑沉沉，处处都是敌视的眼睛，句句都像是说自己的坏话，连眼神都带上些恶意了。不要冤枉了他们呀，其实上海是最不计较你的出处的。上海人自己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有几个是滴滴刮刮（正宗）的上海人，还不大都是江浙一带的移民。就算是“正宗”的上海人，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不过是块丰润的水稻田罢了，算起来也都是农民出身，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最原始的上海话如今只能在浦东的一些地方和崇明岛才能听到，我听来就像天书一样。现在的上海话融合了宁波，无锡等地的口音，整个就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又怎么会嫌弃别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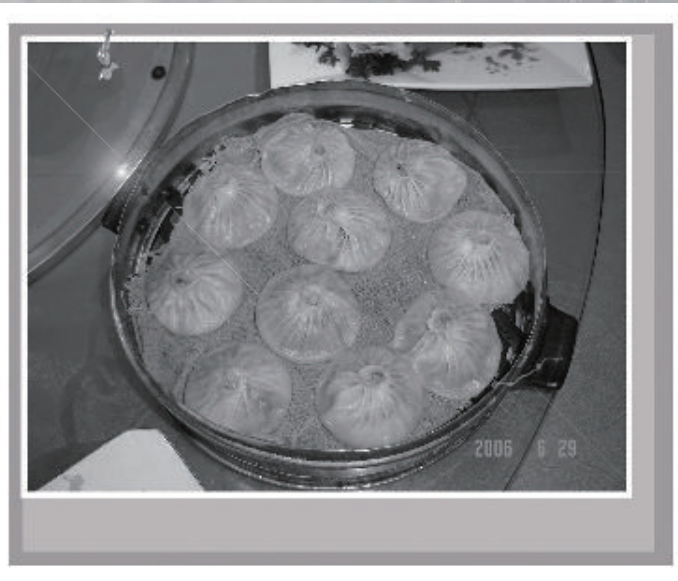
从繁华商埠到十里洋场，又到如今经贸中心，上海历经沧桑，饱尝人世间人情冷暖。这里有最奢华的享受，也有最凄苦的生活；有最绚丽的外表，也有最难言的隐衷；繁花似锦的热闹下谁知不是蚀心的孤独，至奢至靡的排场下谁知不是不可言说的不幸？高耸的峭壁背后是无底的深渊，每一个巨人身后都有一道越发阴暗的影子。如果上海是一个人，那一定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在沉重的服饰下顽强地挺着身子，接受着万众的膜拜。

06年由数学学院实践部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团奔赴河南五市，行程前后为期九个日夜。活动中自是酸甜苦辣，但记忆中的色彩却是鲜艳明亮。

汤，直至快要吃饱之时，压轴的小吃才姗姗来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到了这时，再好吃的东东也只能是望而兴叹的尝尝味道，可叹可叹。吃小笼包还是个技术活：要很轻很轻的动作才能将一个完整的包子从笼屉里移到自己的碗里，吃之前得先从包子的边上咬一小口将其中的美味汤汁给倒在勺子里先行品味，接下来就与其他包子的吃法一样了。

吃的艺术

出门在外，吃是第一要务。很热的天气，倘再空着肚皮干活，估计除了几个乐于减肥的人以外，都只能是没有精打采，成了一群蔫茄子了。但是旅途毕竟不比家里，大家也是众口难调，吃倒成了一门有意思的学问。



“一片甲骨惊天下”

——这说的是河南殷墟出土的一块较大的牛肩胛骨，上面篆刻着几千年前使用的甲骨文。之所以说它“惊天下”，在于它的大。尽管其上的文字寥寥，但毕竟能保存到现在确属不易了。

“用产品代表人品，用人品打造精品”

——河南安钢第一轧钢厂二六零机组车间里的标语。总是看到一些与时代有些脱节或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标语，突然与时俱进了，平直通俗了，倒让人稀奇起来。若要把人品换成“rp”，相信连BBS上的水车们也得佩服了。

经典语录

实践第一天，大家兴致勃勃，约摸着到安阳正好赶上晚饭，也图个轻松，中午吃完饭也就没再准备吃的。颠簸了老半天，却没想到直至晚上8:30才祭了自己的五脏庙。由于是客，再加上吃饭的地方也算是公共场合，饿是饿，还得注意形象，吃饭的样子想来也觉着别扭。

实践 “拾渐”

——“拾”暑期赴河南社会实践
“渐”去的记忆

■ 文/尹世骏

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接待，让人甚是感动。唯一有点让人吃不消的是“酒”。当地的习俗以敬酒多喝为礼节，一路上是久经考验：首先得会坐，吃饭一般分两桌，得拣领导少的、喝酒少的、女生多的那桌为妙；其次得会说，嘴皮子利索了能挡一点酒，还得会点小技巧，脸上也能做点表情，要是能喝点酒就上脸的那再好不过了；真的挡不住了，就只能赶鸭子上架“酒精考验”了。

开封的小笼包和郑州的烩面是当地有名的小吃。说是吃这些小吃，但是吃这些东西之前，上足了其他的荤素鸡鱼菜

“计划生育户享受7折优惠”

——红旗渠售票处的优惠政策。让我想起了在青海路过一些小村庄时看到的标语：独生子女享受高考加分政策，生女孩政府有补助。绝对的中国特色。

“animal boxing”

——少林功夫中象形拳的英文译法。当时表演中，主持人的这个翻译让我记忆深刻。正确与否也不敢妄下定论，只是感觉翻译得确实很好玩而已。

“以时间为多么残酷”的纪录片”

——学生证上的照片与现在的你相差多少？手持学生证做个对比，摄像机留下了珍贵的纪录。

“13:30 KFC休息”

——一路上队记，大小琐事都囊括其中，时间地点，连KFC也没放过。

cosplay SHOW time:

一群“如花般年龄”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鬼点子得用“箩筐”这个词来度量。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精彩的show留下：安钢史馆里的领导视察照片前，我们来了个历史重现。殷墟妇好女将军雕塑前站着四位同样英武的女生，只是手中战争用的斧子变成了遮阳用的洋伞，脸上也少了严肃多了开心。60年代修建红旗渠的时候很苦，当时带领大家修渠的当地县委书记更是把家搬到了山里，在山间石台工作，在山洞中休息，过起了现代原始人的生活。来到这里，实践团的领队和文字组组长就成了县委书记和秘书，两人一唱一和。没过多久又在红旗渠的咏诗台上，“县委书记”吟出“黄河你是那么的黄，长江你是那么的长”“秘书”则拿着不离手的队记本装模作样的记着。包公祠后花园里有个不大不小的小公园，有不少石塑。寿星老人的拐杖可用遮阳伞代替，手上的仙桃怎么办？相机套是圆的还是红的，就放手罢了。旁边的两只仙鹤自有敬业的演员来扮演：昂首向上上手后翘作向天欲飞鹤，前手掌与头顶齐平后手放于腰下作立地休闲鹤。奋进的牛前只能抬起三肢作奔腾状。“包公望嫂”找不到嫂了，就只能学姐直立于包公之前让他望。“二七区”里的一家商店里的小熊模特也被室友cosplay了，倒是形神俱似。嵩阳书院的一个过堂里放着两张古木椅，后面墙上挂着诗书画，下面摆着桌子，颇像古代接待客人时主人坐的位置。就这么一想两主两仆就应运而生了。龙门石窟里的塑像可谓千姿百态，而且身体扭曲多呈S形，这是雕塑美的标志。但是cos起来就不容易了，想想男生们扭着身体的样子>_<!

在学校里面没有感觉，到了校外，只要和北大有关的东西，都会引来实践团员的格外关注。殷墟发掘与研究简史厅陈列着当时殷墟发掘出土和研究中北大人工作物品以及研究资料。所有人都探过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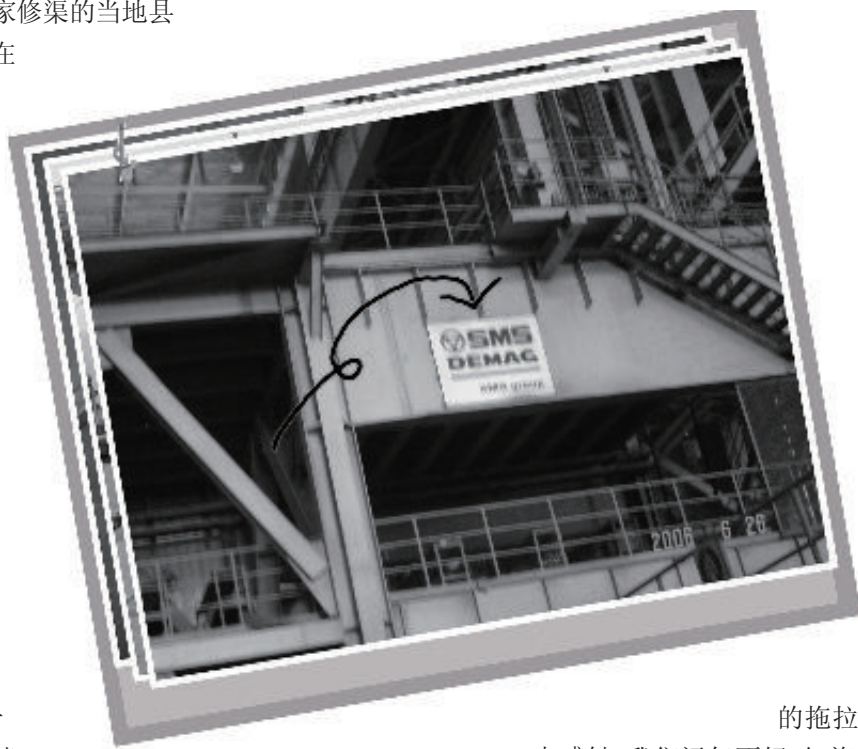
~点点~新奇~

张望。而在安阳钢铁厂的参观途中，更是发现了SMS的标志（虽然只是某一机械的商标），至少我是极其激动，狂叫所有有相机的伙伴拍个不停。

红旗渠的“红旗渠牌革命红鞋垫”和路边饭店里的红旗渠套餐能不能让人找回那个红色年代的气息呢？只是路

过，感受不深。

倒是红旗渠中奔跑



的拖拉机让人有点感触：我们运气不好，红旗渠正在维修，不过这也是个难见的独特风景。

省界的概念很难会有人有感觉。红旗渠的络丝潭就建在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处。一桥相连，桥这边是河南林州，桥那边是河北涉县。

濮阳市的街头宣传调查是我们此次活动的重点，大家都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但是……

NGR：“你们是来办暑假班的吗？”“北京大学”四个字一出现，就引来无数初高中学生家长。北大的魅力不可小视，而这一来还浩浩荡荡的十余人。这个“暑假班”的实力可是刚刚的：)

NG2: 纪念品还是很受欢迎的, 尽管只是一直很普通的签字笔。冲着这支笔来的人也有。宣传单手上拿了不少, 估计会帮忙分给其他人看看吧。

NG3: 答题认真的人真是不少, 我就碰上一位离休老干部, 一个问题能够翻山越岭般的说到山的那头……还是要感谢这么热心的人。

NG4: 工作繁忙的人也不少, 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宣传, 眼睛里全是打量发小广告人的眼神……那个汗呀。

洛阳一站是大雨小雨接踵而至, 天基本没怎么放过晴。所有活动都是在雨中进行的, 谈不上一点浪漫, 只剩狼狽了。白马寺里到上演了一场“雨中血案”: 一只乌龟在吃一条鱼。不过这乌龟有够笨的, 五六分钟也没把那条鱼给弄断气。DV画面拍得模糊, 朦胧感给这场血案的加上了点神秘氛围。

在山路上排DV得不时的晃, 才能排出山路崎岖的感觉。DV组组长如是说。于是在路有点颠簸的时候, DV就开始剧烈晃动, 那个效果……画面就没有清晰了的, 就只是晃, 看不清究竟在拍什么。

塔林是少林寺的方丈和主持 导游解释为少林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圆寂后的归宿。塔林群里各式各样的都有, 而且很跟得上时代: 刚圆寂没多久的一位上面不仅雕有飞机, 还有笔记本电脑。

动静——再精彩的比赛抵不过与周公的论道啊。扑克牌是比较受数院学生欢迎的, 从踏上实践的行程开始, 只要有就会玩两把。K歌也不会少, 只是时间不允许到KTV去。车上、吃饭的地方……不管是有设备还是只能把自己的嗓子当音响, 总会有站出来露上一手的。游戏时间, “虎克船长”的“哈咪哈咪”沿袭自上期暑期实践, 杀人游戏成了聚会时的经典。搞怪搞笑自不用说, 连带队老师都会时不时露出孩子般的天真与笑容, 在加上方言闹出的笑话, 团队当然是欢歌笑语不断。

上面的这些精彩片断也只是实践活动中的凤毛麟角, 能够和同龄人一同出去享受这些风雨阳光是一件幸福的事。欢乐是与汗水共存的, 社会实践很累也很苦, 不光是旅途奔波, 初来咋到还没适应又得奔赴下一个目的地。每天早上都是六点过起床, 晚上八九点才能回住处, DV组和文字组要整理一天的活动资料, 物资组要做好一天的账目, 领队也是每天向学院里的老师汇报工作, 并联系第二天的活动, 忙到十一二点也是常事。夏天烈日炎炎, 户外活动天天有, 顶着太阳, DV组要拍照片和摄像, 文字组要记录沿途的各种活动细节, 到了街头调查更是全体总动员, 要主动上前搭讪, 更要和气耐心的提问和记录, 运气差点还会受点小委屈。在钢铁厂里, 工人们顶着高温作业, 而我们也是头戴安全帽迎着热浪做好记录; 洛阳活动紧凑, 一天要跑三个地方, 基本上是马不停蹄; 只要坐在车上, 不管再兴奋, 没多久就会睡到一片……然而回味终究是甜的, 这么一笔财富是一生所拥有的“访古中原, 问新河南”让人永生铭记。

访古中原, 问新河南”让人永生铭记。



行中娱乐

风风雨雨, 车马疲惫, 却赶上了世界杯。一天活动下来和床是最为亲热的, 但是电视机还是得开着, 世界杯的魅力可不是盖的。若要赶上葡萄牙对英格兰这种比赛, 大家也都会强打精神守候; “伪球迷”就在这时完全暴露出来: 只一会就鼾声大作或是没有了



司马台

之行

■ 支持



准备

以前听同学说过和车协一起骑车去司马台，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于是跃跃欲试，想亲身体会一下这条线路。正好，某天下午和两个高中的学长聊天，一个说，他刚买了辆车，总是藏在六楼阳台不用，仿佛每天坐在电脑前都可以听见它哭诉无处可展通天之才，想趁十一给它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于是趁机进言说一起骑车出去玩。两位学长居然都提议说去司马台，难道是老乡所见略同？大家都是比较冲动的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不浪费十一的宝贵假期，于是准备第二天就出发。头等大事当然是觅车，要是骑自己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坐骑去司马台，不光路上修车要浪费N多时间和银子，只怕即使骑到那里也得累个半死。幸运的是，39楼126的兄弟又一次很慷慨地借车给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鞠躬~~然后就是检查车辆和采购食物，都很快就完成了，没有占用太多时间。食物嘛，自己有一个大水壶，买了些面包，巧克力和榨菜就行了，反正其他两位学长也会准备的:P。晚上查了一下线路，

在电脑上量出来是140公里(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觉得不是太远，按每小时20公里算，只要7小时就能到。加上前几天出去旅游又很累，于是决定早上睡个懒觉，10点出发，天黑前应该能到。然后给学长打了电话，交换了一下情况，学长提醒说先联系一个农家，当时觉得不是很必要，只是打电话问了一下大概价格。



出发

十月六日早上十点，准时在45乙楼下集合(看来我们几个都没有养成北大一贯的迟到习惯)。避开学长们的名讳，姑且用外号称呼，一位称为狐狸，一位称为鸟(都挺适合野外运动的:))。狐狸带了地图，简单说了一下路线：走北四环到底，转上101国道，一直沿着国道走。

然后检查了一下装备，有一辆车有点小毛病，修理了一下就上路，一切都那么轻松而且快速。

四环上一路无话，可能是大家都兴致比较高，一心一意骑车赶路吧，所以速度都不慢。临近十一点时，发现前方

出现了拐弯,应该是北四环的尽头了,但是没有看到101国



道的标识。三个人停下来对着地图找了半天,发现101国道紧贴机场高速,可是只见机场高速的路标,根本没有101国道的影子。结果我提问说这两条路前一段是不是共用的,结果遭到狐狸和鸟鄙视。最后在那里犹豫了一小会,选了一条最有可能的路继续骑。紧张地骑了一段之后,我和狐狸相互印证:以前坐车去怀柔经过这条路,于是放心了一大半。不久看到了路上的标示牌(怀柔××公里),终于真正静下心来一些往前冲。

刚出北京,城路上有不少汽车,加上路况差,堵了不少。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一个路口出现交通大堵塞,慢慢党党堵了一路,连过人的缝隙都没有了。狐狸打头阵,可能是担心路远,上路心切,想从两排车中间挤过去,结果没走几步就把一辆富康的油漆给划上了一道,被当场逮住……司机是一壮汉,立马从车上下下来兴师问罪,纠缠了一会儿,最后给了两百脱身,不过把我们的心情搞得有些糟糕。一方面担心这一路上还会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另一方面,后悔为什么没有据理力争:我们始终在自行车道上啊!!(狐狸总结说以后出门要小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最怕的就是麻烦。这个教训算是印象深刻了。)

接下来由我开路,狐狸和鸟在后面跟着聊天。走着走着觉得有些不对头,发现原来还总是出现的怀柔××公里的标牌一律换成了顺义××公里,当时也没有警觉,觉得这也挺正常。也不知骑了多久,觉得有点累,把头低下去做休息状,突然发现一个里程碑,上书“市道205”;

觉得不对,在路边把车听了下来。狐狸和鸟挺不情愿的,他们正被一个后现代的名字“蒙顿·卡雀”深深吸引,说那个地方就在前面××公里,急着去看个究竟。以至于我说可能走错路了他们还不大相信,最后,根据时间和太阳的位置说服他们我们是在往东走,应该实在顺义界内了。最后我们在大马路上拦住了一个城管大叔,问了半天路,又对着地图研究了一下,发现偏得不远,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们往回骑了三百米左右,取道向北,又回到正途向密云出发了(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路线,但是迷路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遗憾的是,到最后我们也没明白这个神奇的蒙顿·卡雀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走上正途,大家也都有些疲乏了,决定在路边休息一下。在路边放好车,取出相机,拍下了第一张照片(图一)。大概休息了十分钟,吃了些面包,补充水分,然后继续上路。

这条是市道203,一直到密云,人少车少,我们边骑边聊,着实爽快。

进入密云地界之后开始淅淅沥沥下起一些小雨,我们都没带雨具,没有办法,只得往前骑。走着走着雨下得大了,想找个地方躲一下,忽然瞥见大路右边俨然有两个大字:驿站。停下车进去一看,空空如也。一个老人(不知是门卫还是工人)告诉我们这里是工厂,百思不得其解,工厂和驿站两者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图二)



最后还是决定风雨无阻,继续前进。到了某岔路口,见一标识,指明两个方向都是通向密云,细看之下,一个箭头是后来加上去的,觉得可能是有人恶作剧,一边感慨自己

的聪明才智，一边驱车前进。又过了一段，又是这样一个路标，指明两边都是去密云的，这次的路标是挂在空中的，不像后来改的，于是觉得很蹊跷。问了路人，得知两条路都通向密云。一条大路，一条小路，狐狸引用一句古训“抄小道”证明了走小路比较近。于是选择了小路继续前进。

好容易到了密云城区，果然是以建材闻名的地方，除了硕大的一个建材批发市场，还有整整一条街都是加工铝合金门窗之类的店面。来不及感叹，直奔一家小饭馆（印象中是潮州餐厅）补充能量，休息，补给物资。

从饭馆出来已经是下午4:45。发现到古北口竟然还有58公里，地图上量出来明明是 ≤ 40 公里，看来今天有得累了。小雨依然时断时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味。鸟的车比较差，骑不快，我就和他换了车，轮流骑好车节约体力。

天很快就黑了，雨虽然不大，但是地上已经全是积水。我们的三辆车中有两辆是没有挡泥板的。我刚和鸟换了车，有挡泥板，暗自庆幸。（后来事实证明挡泥板是个好东西，狐狸和鸟最后都是后背全湿，脸上也都是泥，只有我安然无恙。）到晚上6:00时，天完全黑了下來，就像平时晚上8、9点钟一样，让我们有点心急。最不能忍的是国道上居然连路灯都没有，我们逐渐进入山区，上坡的路段越来越多。从密云县城到水库的一段路是这一天走得最艰苦的一段路。浑身是泥不说，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不停地上下坡真的是对意志的考验。

再加上没有路灯，迎面过去一辆车，车灯一晃眼好半天看不见东西，这么一个伸指不见五指的夜晚，下坡也都是捏着闸的。几个人的身体和心情越来越沉重，到后来所有上坡都是推车上去的。路标不断提示我们离目的地古北口还有很多路，我们有好几次就想在路边的汽车旅馆里住下了。但是这样半途而废第二天的

怎么安排？还好大家都是豁达的人，能骑一段是一段，自信能挺过去。后来想想，在这样一个夜晚，毫无依靠，在遥远的山路上推着车走也不失为一种难得的经历。在国道

101的101公里里程碑前留下了几张经典照片，以示纪念。（图三）

在水库附近磨蹭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路况有所改善，大喜。一路骑行，在一个岔路口休息了一下，仔细研究了地图才继续前进，在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走错路。大约晚上8:30，来到一个地方，左手边路牌写着离古北口7公里，右手边赫然是一个城墙式的牌坊，上书“司马台长城”。于是开始犹豫，该往哪边走。突然发现司马台长城那个方向几乎没有车经过，没有过往车辆的灯光，在漆黑的雨夜走陌生的路是一件挺危险的事，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向古北口进军。给前一天已经联系好的古北口的农家打了个电话，徐大叔很热情地在电话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路上还算顺利。快到的时候前面出现一个山洞（我实在不敢说这是隧道）。长长的山洞，居然也没有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它有多长。这种地方怎么能不记录下来，赶紧掏出相机。于是恐惧又转变成兴奋。

出了山洞之后就顺利多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河西村，路上终于也有了灯。徐大叔让我们在河西村找一个叫荣盛商店的小店，会有人在门口等我们。已经不早了，有了灯光我们自然不肯放慢速度，边高兴地聊天边寻找荣盛商店。正找着，狐狸说话的声音突然停止了，我们向后一看居然看不到他，难道平空消失了？这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恐怖电影里的情节……低头看才发现，狐狸摔进了一个沙堆

里，居然还摆出了一个经典姿势：左手和半边脸几乎都埋在沙子里面，右手还抓着车把手，右脚被挂在另一边车把上。我和鸟急着把他弄出来，居然忘记把这么经典的画面记录下来，可惜啊可惜。原来准备第二天回来拍个复原图意思一下，但是出了一些事情耽误了时间，只能留下遗憾了。

终于到了农家徐大叔家，安顿好之后，满身泥泞还是显得很狼狈。但是我们在几批过来玩

的学生里边已经是明星了（没想到出名这么容易）。吃过晚饭，准备联系同住在徐大叔家的从清华来的学生一起爬长城（为了找人分担车费），无奈他们都已经睡了。洗漱时



认识了两个协和的人，询问之下居然是02级的，可以算是校友了，于是商量好结伴而行。

这一晚睡得特别香，平时一般难以入睡的我居然“2分钟就睡着，而且打起呼噜”（狐狸语）。



第二天早上刚过六点就出去去爬长城。好像共有三段长城，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我们坐车到金山岭，买票上山。（天亮工作人员都开始上班了，就没有像bbs上介绍的那样逃票，规规矩矩地买了票。但是售票人员说那里没有学生票，这个有点过分…）

太阳刚刚露脸，整个天空中弥漫着淡淡的雾气。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连结着各个山头，关外山峦连绵起伏，甚是雄伟，突然感到一股豪气，忘却了头一天的疲劳。当我们登上第一个敌楼废墟时，觉得很有一点雅典卫城的味道，兴奋得不得了。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打这样的敌楼直到每个人审美疲劳为止。有一个比较搞笑的地方是“柯受良飞越长城遗址”，赶紧拍下来。（图四）

金山岭长城几乎是全段都没有开发的，好几处不好爬，通过团队内部以及和别人的合作才顺利过去的。应该



很多人会去那里玩的吧，这些就不再赘述。

不到9点就走到司马台长城，被守住关卡的同志拦住买票。这是唯一的通道，只得乖乖地买票（这里倒是有学生票了，有点诡异），票上是长城的雪景，煞是好看，还有诗

一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长城内外，（司马台）这里风景独好。”

一路爬长城一路欣赏，破旧的台阶、雄伟的山脉、湛蓝的天空，都是那么精彩，无怪乎有人说“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长城之最”。

穿过一座吊桥，以前有两条路：一是从出口下山，一是继续前进，登上望京楼。眼看时间尚早，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发现前面的台阶都是修缮过的，觉得颇无聊，又听说12楼以上都有人把守，不让游客前去，再加上膝盖的疼痛越来越重，决定放弃前进，下山打道回府。在山脚向几位农民买了些山楂，大枣，李子，一大袋才一块钱，甚是便宜。



中午吃午饭，算了一下时间，要是骑车回去到学校就半夜了，而且都很累，不想再这么折腾了。打算把车从火车上托运回来，但发现下午那趟车居然没有行李车厢，狂ft。想了种种办法，最终决定完成另一项壮举：把车拆了当行李扛回来。徐大叔一家热情地提供工具和意见，中午的时光在拆车中消磨殆尽。最后跟徐大叔一起去车站，跟站长沟通了一下，让他给列车员和车长都打个招呼。他们都很好说话，这招竟然奏效了，实在是庆幸。在火车上本想睡一觉的，想想三辆车加起来值1000多元，拆开了放在两截车厢的中间实在是不放心，于是一路聊天，吃水果，坚持着坐到清华园。

十一加开的列车，显然对这趟慢速车造成了影响，等到清华园下火车就快9点了。扛着车回学校的途中居然神奇地找到了一家还没有有关的修车铺，请师傅给我们把车再度组装起来。晚上9:40到学校，宣告为期两天的旅行结束。

结语

每次旅行回来总能有些收获，总觉得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回想起来挺庆幸，在没有充分准备（甚至把58公里的山路当成40公里的平地来计划）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这次旅行。

P.S :

农家人果然淳朴，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帮助，最后也没多收一分钱，让我们挺感激的。■



four years

are not enough

■ 张安如

不知不觉来北京有两个月了,早已安定下来且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逐渐开始熟悉北大这新环境,回想这两个月与以往18年都不同的生活,灵魂便一阵悸动。

两个月前,选择告别父母而与高中同学一起乘火车进入燕园,我就已经开始选择北大人的生活了。下了火车坐上开往北大的大巴,坐在我旁边的是位北师大读本、现在北大的研究生。虽然他也已经是北大人了,可才两三句交谈,他在话语中就体现出对我们的羡慕。经过两个月的生活,我发现我能来这的确是十分幸运的。

当时选择北大数院没有犹豫过。在高中搞竞赛时,数学只用初等知识那一点点根须就已经吸引了我这条小虫。当时一度很向往在湖光塔影下听听高手们的高谈阔论,很憧憬当我走出已经美得像世外桃源的初等数学小圈子后的那广阔世界。两个月之后,我发现恐怕自己得一直在一、二、三、四、理“城”教被来回赶来赶去,不断“折磨”而湖光塔影,或许更多是恋爱中人们的圣地;初步进入高等的学习,发现高等的东西确实比初等的深刻了很多,嚼起来也更加费劲。不过这让我更加高兴,曾经因为在苦想一晚后找到了处处为极值点的连续函数为常值与任意函数第一类间断点必可数的证明而兴奋不已,又因为看到微分中一堆符号以及它们间的运算而晕头转向。我相信,这确实是个神圣得可以让人无限逼近的地方。

高中时期,我一直看着一起搞数学竞赛的同学相继离开我,最后就剩我一人留在空荡的数学组教室里。或许是单被高中数学竞赛捆得太久了,或许也是北大那与众不同的人文气氛感染了我,进入大学后过去不太活跃的我一反常态,加入了各种活动:就凭着湖南人在电视娱乐产业、出色表现的鼓舞,我在学院文艺部招新后主动补了上去;凭着高中时那点小脚猫技术,我也在国际象棋社和桥牌社招新中签上了自己的

06
进
行
时

小编按:军训结束,意味着我们05级freshmen的身份宣告终结。在“时光飞驰,韶华易逝”的感叹声中,一个新的群体已然汇入数院大家庭中。半个学期以来,06级的同学们在各种活动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热情、自信与活力。那么,这段时间在北大和数院的学习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和感触呢?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自己的说法,或许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也能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孙启明)

名字。文艺部是个很好的团队,SYJ部长人很好,平时工作多多照顾而且时常请客腐败,其他部员也都很幽默、和善,一路上还可以得到众多师兄师姐的热心帮助。而在国际象棋社中,两步就能遇到一牛,在06级物院居然就隐藏着一位国际大师。看到一位打乒乓球的朋友在北大居然和柳承敏、朱世赫有合影,然后听说将来可能会请到谢军、许昱华、叶江川等国际一级的大牛到国象社来参加活动,这真是令人万分期待。这两个月里,在数院新生文艺汇演中,我还一展歌喉,殊不知我在过去连班里的文艺晚会都没唱过歌;在学院的国际象棋比赛我居然人品爆发地真的全靠运气!一回去就被室友鄙视了一番)得到了并列冠军。生活在北大,还可以参加舞会、辩论赛等很有意思的活动。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活方式!

困扰了人类100多年的四色问题最终被解决,数学家兴奋地喊到“Four colors are enough!”而我现在相信在北大数院的生活,一定会让我兴奋的觉得“Four years are not enough!” ■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

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

——李颀《古意》

感受一

三教而东是一片低矮的平房，虽然牌匾证明了它的功用，但一向绝少有人。朱红的门墙在日光下渐而漂白，至于斑驳。立柱上遒劲的题词似也在西风里暗淡了下去。惟草长而极盛，遍生以至檐瓦之间，任由秋日的斜阳为之镀上干燥的颜色，这片干燥后面，“大台之役”正喧嚣未已，一座玻璃楼反照出刺目的光。而那些已半枯的秋草则决绝地在一条不高的台子上向西延伸，似要与紫塞相连，重述右北平的故事。

有云流过，在夕晖中现出一种思念似的碧色，自南而北，夹着故国的气息。

感受二

京师冷，地气亦有别于中原。无论何处，但凡寂寥无人之时，透过青阙北辰的帝王龙文与功业壮气，往往能感到有一种阴冷由地下升起。每至子夜，阴气更化作一层青雾在老柏竹松间徘徊。也许是塞气罢，我在想。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自荆卿“一去不复返”以下，战伐接，幽怨连，千载以下，终成寒肃消杀，后虽历为王畿，但其人文特质，至今不易。正是独坐于这夜气之中，听着风竹不息的长啸，忽然想到“功名念与乡关情”似乎就是这塞气的全部内容。“节”字古者有通行凭证之意，在“一时回首月中看”与“定远何须生入关”之间的操守，也算是对气节的一种诠释罢。

感受三

“本阅”门前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其实整座理科一号楼就是由这种长廊构成的。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们会通往何方，嵌在墙壁里的日光灯逐渐会聚成邈远的一点，如同无法预约的未来。有时走廊的尽头是暗淡的墙壁，留两条反向的道路给每个行人选择。据说这些回廊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迷宫体

系；空荡的足音响在空荡的过道中，仿佛是时间甚或是无常的脚步。本阅的灯长亮着，是学长们在自习。耳边隐约响起有节奏的鼓点，似是在为所有的理想致敬，又似乎在重复一句我不久前听到的话：“全世界的黑暗，都不足以掩盖一支蜡烛的光辉”

感受四

记得前几天在理教三楼，大约十一点钟的光景，在往常的岑寂里，一曲清歌几乎是拔地而起，宛转久之，最后渐渐淡去。虽然并没有听懂唱的是什么，但望着窗外的黑暗，还是不由莫名其妙的百感交集，电

脑屏幕上闪烁着向我们诉说着

感受古意

张原



两千年前这片土地上失败的英雄与韧性的反抗。又想起初来的几天，还是在三教的荒草间，歌声飘进了夕阳下的教室：“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雨雪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于是，仰首问风，不知所言。

最后，还以李颀的《古意》中的两句作结

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

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

未名

窗

■ Emma

编者按: 我知道, 如果问这位“未名稿”的作者进入MSM两个月了有什么想法, 一定会得到一个没有内容的微笑和一句内容丰富的“没有想法”——两千字松松散散的文章看到最后, 大一之初秋高气爽的平淡、万象更新的纷繁和一点点海阔天空的慵懒却已真切地浮现眼前。生活, 被作者称为“外表朴实、芯子坚实的字眼,”又将勾起你心中怎样的回忆, 怎样的憧憬, 与怎样的波澜呢?

某日下午收到学姐的短信, 说有没有兴趣帮心桥写稿, 一经录用千字八元内容不限。真正拿起笔来之前往往有一种错觉, 觉得内容不限的文章是最好打发的, 其实事到临头才会惊觉事实根本不是如此——尤其是在偏偏限制了交稿时间的时候。于是如果大家发现这篇文章字字凑数段段泛水, 那我只能抱歉了。

到北大已经二月有余, 说实话, 生活依旧在平稳地向前走。

上课, 做作业, 开会, 听讲座, 看书, 打电脑, 间或和以前的高中同学一起出去玩, 听师兄师姐的报告, 白天认识新的同学, 半夜和以前的小朋友煲电话粥。诸如此类的事情, 把自己搞得很忙。我本来不是一个善于总结, 善于发现, 善于感悟的人, 忙起来更不会给自己找事地去思考生活的真谛。于是传说

中的大学生活也就无非如此, 很容易就习惯了的。中学的时候就是标榜的好孩子, 老师家长都不怎么管, 高三更是已然不上课, 到了大学也没觉得增添了多大的自由度。中学的时候就生活在一个牛人扎堆的圈子里, 到了数院虽然见到了令人惊叹的大牛们, 也只是量变而非质变, 惊叹完了也就罢了。当然也有令人震撼, 令人欣喜和令人紧张的时刻, 比如开学初教室门口抢座位的人群, 比如秋日走过31楼前的银杏路, 比如刚刚考完和即将到来的期中考。可是它们恰恰更说明了, 我们的生活既不慷慨也不激昂, 连肥皂剧都不如。

记得报到那天走过三角地, 领路的学姐对我说, 这就是北大著名的三角地, 但是所有人第一眼看到都会很失望。现在在我的感觉, 就像当初见到三角地的时候, 可是那不是失望。相反, 作为一个很多时候都是靠惯性在活着的孩子, 看到生活的轨道能够这么光滑的平平的滑过来, 看到一切都那么的, 怎么说, 平易近人, 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和很多人聊天, 有些话题是或早或晚会聊到的。发现数院有两类人, 一类是以传说中的牛人们为代表的, 以数学为事业的人们。那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状态, 他们谈起数学时的语气, 和他们面对数学时眼里的光芒。有时候, 看着他们, 我就会觉得, 数学真的是伟大的, 不用提它的思维方式, 也不用提它对人类的贡献, 什么都不必说, 一切尽在不言中。

另一类则是那些到现在都没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数院的人们。但是也在这里了，于是也要好好的复习迎考，好好地参加一二九排练，好好地在听到有人说数院坏话挺身而出。作业太多的时候，题目太夸张的时候，或者是看到楼下中文系的女生飘过的时候，不知道算不算抱怨地来一句：“真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来数院了”于是大家都笑，心照不宣的。

我也会抱怨，我也会笑。可是我依然清晰地知道，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千次机会，只要亲爱的北大数院愿意接纳我，我会一千次地重复我的选择。这使我有一种尴尬的边缘状态。直升刚定下来的一段时间，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数院。我往往会回答一些诸如“大家都填了数院我也不高兴思考了”或者“数学竞赛保送不填数院很奇怪”甚至“现在当数学老师真是暴利啊”之类的话。其实回过头来我会想，或许并不是这么简单吧——这也说明了，我是一个需要质问的人。回想起来，当时在写下数学科学学院的一刹那，心里是有过高尚的念头的吧——即使只是一刹那。怎么说来，毕竟学了这么多年数学了，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

某天去上课，恰逢那个教室前一节是物院的考试，一个同学看着里面，无比激动地说——原来物院还有女生啊。

我不禁莞尔——说不定现在正有人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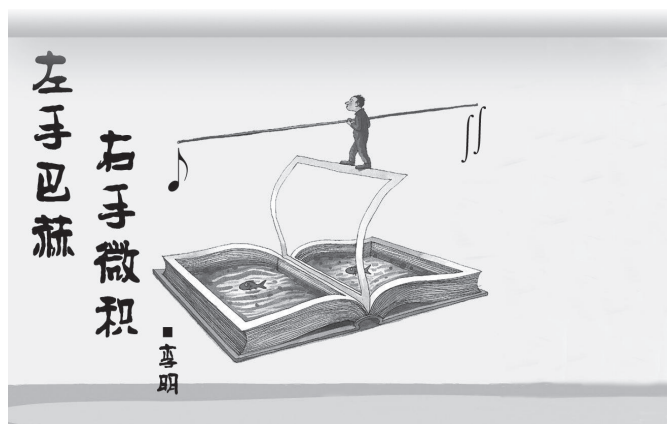
们身后指着说，原来数院还有女生啊。

也可能并没有这样的人。虽然物院女生更少，但相比之下，数院女生似乎更是一个被人用滥了的符号性字眼。这当然是不能怪任何人的。有时候我还真是怀疑，是否当真上天造人之时，在造到“女性理性思维”这一块的时候，因为加班过度而有点困顿萎靡浮皮潦草。这么说有点打击面过大了，那么至少对我，是这样的吧。关键的问题是，老人家好像没想清楚，到底是给我理性思维呢，还是不给我。真要当数学家的话，就得理性到纳什那份上才够带劲——就算疯了，也能知道小女孩没长大的理性。这样看来，我是当不成数学家了，可是我又没不理性到可以死心塌地地放弃，于是我也就是一数院女生而已——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有那么点说不出的意味深长的味道了。

或许所谓日子就是这样的吧，琐琐碎碎絮絮叨叨。有的时候当它一天天地过去，我都会怀疑这一切是否发生过。但是当我回忆起三个月之前，大家展望着那个似乎还遥远得不可触摸的校园，虔诚地担心着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发现这三个月真的有过，因为我们都变了。而惟一

不变的，是我们一直都在生活。只要握住“生活”，这个外表朴实、芯子坚实的字眼儿，我们就一定还会有许多纵然风风雨雨、终究开开心心的美丽日子。■





序

28楼下的阳光
被银杏叶裁减
忧容纷琐的记忆
被秋风折叠
不经意的牵手从这里走过
被金色的氤氲祝福

像喀纳斯般的童话世界
我们只是公主抑或小小的矮人
像波罗第的宜人海风
我们舔试着空气
像英格兰的雍容水晶
我们折射着果实的晶莹

28楼下的银杏叶
你是在恋爱
还是在伤逝
登上
还是离开
你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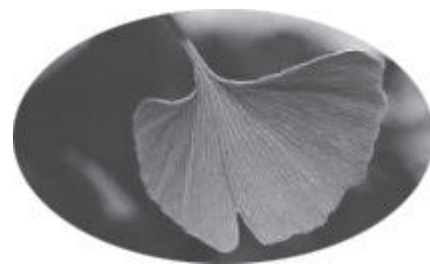
窗外起风了。没有了原先的木制窗棂，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落。推窗倚栏，引发多少感慨。又是一年落叶时，又是一年银杏黄。梦里花落知多少。也许就是一个梦的间隔，发现28楼成了一幅重彩油画。自己呆坐在床铺上，发傻，宿舍的兄弟像逃荒一样的跑去自习，一个不剩。幻想自己是北大的莫奈，天生对阳光有着无可匹敌的嗅觉，就想用印象的手法将28楼下的阳光留下，取徯28——银杏》

以前被问到北大哪里最美，毫不迟疑的说——28楼的秋叶。小伞般的银杏叶飘落在失落的人身上，会更加感伤；飘落在恋人偎依的肩头，愈加的甜美。周末的傍晚，自己懒懒的，什么也不想做。站在报刊亭旁翻着各种报刊杂志。起风了。老板慌忙的收拾被吹散的刊物，行人拉紧上衣匆匆的走过。那一刻，自己的思索游离，感觉只是置身在唯美影片的一个镜头中。傍晚的秋韵，像是泛黄的老电影底片。漫空的银杏叶在飞舞。背景音乐呢，肖邦的C小调夜曲吧。主人公，穿着长长风衣的男生在发呆。

喜欢在这样的季节发呆，在终日的繁忙穿梭之后。美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不经意的繁忙却使我们忘却。期中的考试终于多数已过，人又开始变得懒懒的了。这样的秋日里，却有了些蓝色的忧郁。在28楼下用烛光送走了一位挚友，秋叶中挽回了一段曾飘散的爱情。而秋日中，望着飘落的银杏，开始羡慕它，总是知道自己的归属在何方。这学期学了抽象代数，很有意思的一门课。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非空集合，它被一条条的轨道分割。究竟哪一条才是属于我的呢？懒的去想了，很困。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18岁以前，总是觉得或抱怨自己太感性，在想上了大学学了数学，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理性，更加的思辨。18岁以后，进了大学学了数学，却变得更加的形而上学，开始像宗教一般相信自己的感觉。在马哲课上，听着老师对各哲学流派的侃侃道来，自己笑了。笑自己抱着哲学的角度进了数院，却始终在把数学当美学。也许即使是美，有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辨的吧。

28是个数字，是否存在28阶的群呢？我笑笑，飘落满树的银杏我才想到了这个问题。数学，对我，还仅是一种感觉吧——



又是这样的一个夜晚，1114依旧是人满为患。看着过去半小时仍无头绪的证明题，我轻轻的叹了口气。习惯性的从书包中拿出了CD机，重温我挚爱的巴赫。

新的学期，曾有很多的设想。真正的用心将巴赫体会下来，是一个小小的野心。

“巴赫的音乐是上帝在创世纪前的自言自语”歌德曾这样说道。逝者如斯，后人们在将巴赫遗忘了近世纪后，开始了前虔诚的顶礼膜拜。人们开始用“音乐教父”“古典音乐之父”等等一些华丽而又媚俗的视角来审视巴赫。这是一场现实主义下的封神运动——人们将巴赫的宏大作品精确编号，开始视作圣经般的进行崇拜。这无疑如同穆斯林般的执著野蛮、罗马教会般的野蛮执著。

很长时间始终在疑惑：到底是数学使我爱上了巴赫，还是巴赫让我爱上了数学。曾听说很多理科背景的古典爱乐者都喜欢巴赫的音乐，的确那匠心独运的复调调式，内在蕴含着缜密思维的赋格，还有丰满多彩的织体，足以让人惊叹巴赫音乐海伦般的惊艳。那仿佛就是用泰勒展开的余项无限次的逼近上帝的声音。

巴赫的那张画像在很多书上都有出现过，那是一张带有经典德国式矜持的表情。我时常会做出有趣的设想，如果让巴赫过着贝多芬那样充满着激荡的生活，他的音乐会变成什么模样。巴赫那样平和的心，使他的乐章间不会出现海顿一声戏谑般的“惊愕”，不会有瓦格纳对神灵的屈膝讴歌。聂鲁达曾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过：“我们每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是小小的神，也不应成为小小的神。我们只是间面包店的老板，每早向上帝祈祷生意的兴隆。”以一种面对上帝的卑微的心态，换来的是上帝般的崇敬。

巴赫——外表冰冷，却内心狂野的男人让我无比着迷。最近在听巴赫，是海菲兹的无伴奏小提琴曲和老罗的无伴奏大提。为巴赫这种疯狂的独舞式音乐着迷。看过不少乐评书上提到，巴赫的无伴奏是后人的止步碑。现在终于隐约的感受到了。那份凝聚在每个音符下无与伦比的才华展示让每位聆听的人自卑而止步。然而，尽管巴赫的无伴奏被誉为提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自己感到这样的展示却是区别于帕格尼尼那样的炫技。自己从始至终无比的排斥以李斯特同志为代表的浪漫派演奏师们做作，他们不厌其烦的使用华丽的修饰音与篇章，在抒情的部分故意的放慢速度，在快板的地方赶集般的行进，末了，再加之朗朗般夸张得砸键动作与疯狂的晃动上身。而巴赫的无伴奏就如同在一间空无一人的大剧院里，我们王的舞者在旋转，二十四脚小跳，十三周单脚转，举重若轻的做着。没有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掌声，而上帝的聆听让巴赫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还记得在电影《钢琴师》中出现过巴赫的无伴奏，是那位好心的犹太女大提演奏家的练琴。那一瞬，有了从没有的感悟，只是觉得巴赫与肖邦在灵魂上原来是有那么多的契合。即使一个是复杂的复调，一个是随性的自由速度，但是无论是

弓弦交错还是黑白相间，都是对自己心绪的娓娓道来。巴赫的音乐练到一种境界时，乐者也许已不是在对谱子的按部就班，更多的却是对自己内心的审视，是对随性感觉的尊重，而非理性思索的产物。

大提琴，一种最接近人声的乐器，因而更加喜欢巴赫的无伴奏大提。听过很多演奏家的版本，有马友友的，老罗的，史塔克的，费尔曼的，还有卡萨尔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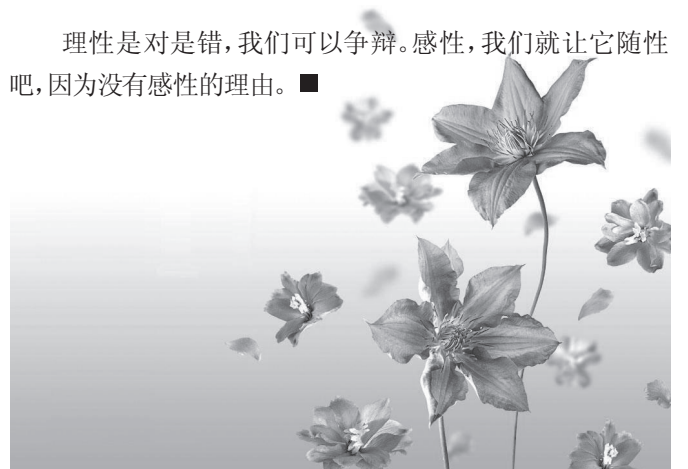
尽管是一样的曲子，不同的演绎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世界享誉的马友友自有他的出众之处，频繁的揉弦与丝毫不吝惜的弓长，使得他的版本听上去去充满张力，尤其是布雷舞曲，那种欢悦的氛围渲染得极其到位。老罗的版本，堪称经典，但也只是中规中矩。而窃以为费尔曼，这位似乎并非那样出名的演奏家，将无伴奏的古典韵味发挥到极致。聆听他的琴声，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帕斯农的多利克柱式、西斯廷的天神壁画，贝利尼尼的亘古雕塑，萨雷瑟斯岛的胜利女神。雅典式的古典，精致与高贵都让我们惊叹。

谈到巴赫，似乎就不能不提我们的古尔德。对于这位加拿大的巴赫钢琴演奏家的争论从没有停歇。而自己却也是毫无理由的疯狂喜欢着古先生，喜欢仔细聆听他在录制唱片时，由于太过投入的演奏与自我陶醉，而时常响起的随意哼唱和脚在打拍子的声音。巴赫的表面是大教堂里冠冕堂皇的管风琴声，而内心却是追求自我的最大自由。

喜欢在看数学分析的时候，听着巴赫的声音，不会因为太强的主旋律让你分心。淡淡的，给人一种淡紫的色调，让你平静，开始心平气和的看待整个世界。在欧几里得空间，在仿射变换中似乎也能寻到巴赫的逻辑。

闲扯至最后却要感叹一下。用语言来描述音乐是多么愚蠢的行径，就像用理性的眼光来衡量你的爱情。那小节中一个小小的音符的存在是否像隐函数一样拥有它存在的理由吗？我们来证一证？

理性是对是错，我们可以争辩。感性，我们就让它随性吧，因为没有感性的理由。■





编者按：

军训，被称为“无法重新再来”的激情，但相信所有有幸去过怀柔基地的人都不会忘记那里的馒头，那里的天空，和一个作为八连一班副的数院女生英姿飒爽的敬礼……（程修远）

所谓回忆，大抵也就是已经成为记忆而无法重新再来的过去吧。正如在怀柔度过的那十四天，它过得如此之快，又如此之漫长，以至于当我重新回归燕园的时候，再也找不回出发时的自己。

回来的第一天睡得很晚，终于摆脱了那身已经脏的不愿再去穿的衣服，摆脱了那几乎一成不变的吃饭程序，于是出去狂吃，狂欢。然而，第二天的早上，我却一反常态，醒得出奇的早，一睁眼只有八点，宿舍走廊上传出了一阵铃声，那是军训时我常常能在早上起床时听到的闹铃声，之后，再无法入睡。或者我还生活在那个规律的状态下吧。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看整个宿舍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开始对这豆腐块的被子百般“呵护”，总算在十分钟后像完成一件艺术品一样将它叠得有棱有角，心满意足地下去洗漱，出操。早操总是在学些有趣的拳法，格斗术，军体拳。在清晨的怀柔上空，荡漾着一声声“哈”、“哈”“哈、哈”。

回来后的某天晚上，由于忘带宿舍钥匙，我跑到

楼长室，楼长问我哪个宿舍，我竟一时语塞。305？是么？好像是……楼长问我怎么连自己宿舍号都不知道。我才恍然明白，原来军训时我也住在305，我已经分不清我是不是已经回到了燕园之中。

每天出操回来就开始打扫内务，其实我们过去连自己的宿舍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打扫过。看着隔壁宿舍负责的宿舍长趴在地上，拿着抹布一点点地擦地，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有。匆匆地叫大家下去吃饭，然后回来继续整理内务，床单，被子，窗台，柜子，地面，箱子，这才叫真正地打扫卫生吧。直到回来时，看着宿舍地面厚厚的一层土，才猛然记起在怀柔我们曾经把地面擦得可以闪闪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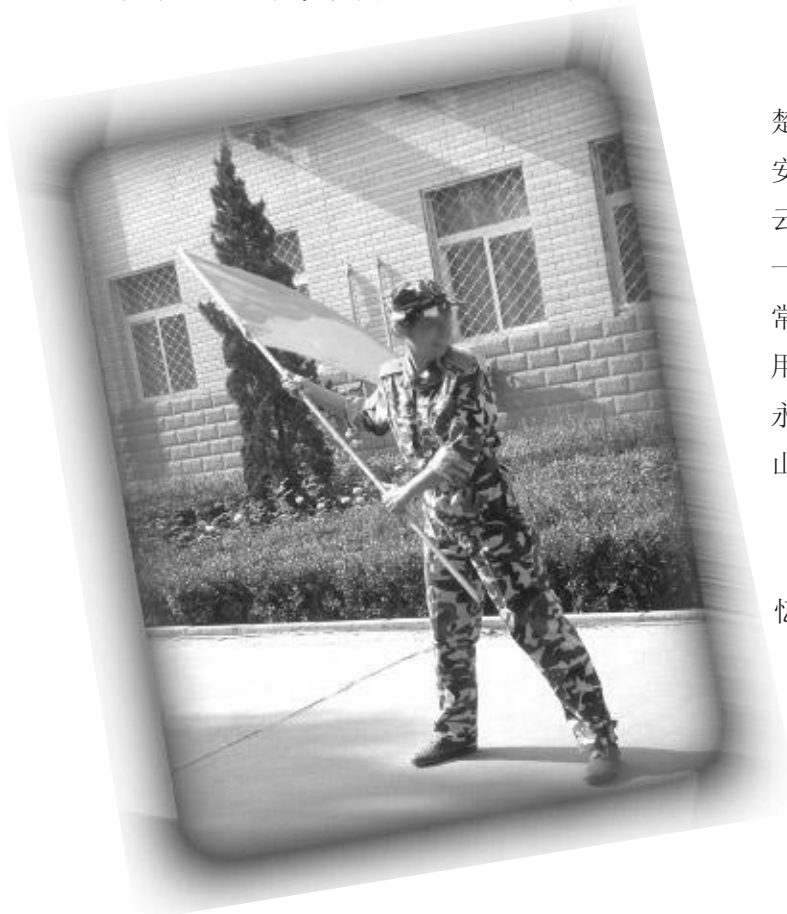
开学的第一天，班里男生就在课上大喊“一连牛逼”，我们则笑笑而过。一连，哪曾有我们八连辉煌。

每天都觉得很累，可是依然斗志昂扬地喊着连号，“木兰八连，青春无限。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在拔河赛场上挥舞着旗帜，为姐妹们呐喊；在演讲比赛时带领着全连，为战友高唱精忠报国。我也曾那样活着

过，带着八连喊连号，带着八连敬礼，以至于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你的嗓子还没有哑。那时，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或者这正如孙教授所说，就算天上没有鸟，地上不长草的地方，也会有一种生命——叫做军人。

一段时间里，晚上我闭上眼，会看到夜晚怀柔上空美丽的繁星还有一架架闪烁而过的飞机。我明白，像那样的日子也许不会再有了。就像每天站着吃饭，排队去上厕所，抢着去洗澡，每天抬一桶纯净水上楼，每天催促着打扫卫生，准时集合。每天都恪守着那样严格的作息，遵从着别人安排好的生活。这也许并不符合我们北大人一贯的自由民主，可是现在的我却如此怀念那时的生活。怀念匍匐时在石头地上来回爬行的样子，于是可以无论在哪里都席地而坐；怀念扛着连旗去拉练，走到打靶场匆匆按了几下的射击；怀念每次叫喊，每次敬礼；怀念一次次踏过观礼台……还有，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的教官。

送走他们的时候，我竟哽咽着再也发不出任何声



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木兰八连 青春无限

音。真的很失败，居然不能再带着大家喊一次连号，不能再去为他们敬个礼。尽管，曾经站在拔河领奖台上的时候，那个敬礼让我如此难忘。

我不清楚自己想想回来，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想继续生活在那里。过被人安排好的生活，看着怀柔清澈的蓝天白云，望着远处蔓延的群山，如同远离了一切的繁华尘嚣。尽管很累，可是心异常宁静。只是，我越来越明白，我无法用任何东西去纪录这段生活，因为美好永远都停留在那个下午，蓝天白云，远山近草，汗流浹背，却笑容依然。

现实是，我回到了燕园，只能从记忆中挖掘那段生活的点滴，那个曾经拿了军训期间全部第一的八连。可我知道，这都不会是全部，全部只有我在那里的那个时候才真实而让人激动。现在我，只需要感激这次经历，然后努力向前。

冰儿◎

从来不觉得旅行是一个隆重而鲜明的事件,虽然我一直是那种“树獭”型生物,只要天天挂在一棵树上重复每天混吃等死的内容懒一辈子就好了。

就算是懒到骨头里还懒得改变自己的我辈,去过的地方也算不少。大概是脑子转得慢的缘故,并未觉得那么多地方

行箱买一张能最快叛逃出去的火车票,把自己的猫装在离手最近的塑料袋里一并抄走。要是不幸养的是狗,那就要发挥最大的残忍本性把它托付给离自己最近陌生人。在没有人可以告别的火车站的夜晚,看着星星数眼泪,这种情况不论把自己放逐到哪儿去都会把平淡无奇的琐碎景致打上心情标签



有什么不同,不过是从一堆陌生人跳进另一堆陌生人,先熟悉那里的气候和饮食,再认清自己暂住的屋子长得什么样子就该闪人了,甚至有时都不会给那些所谓的景点照相,如果那个地方印不到心里的话。这种不成旅行的旅行真正迷人的地方,是在出发前一秒和回来前一刻:本着“人有多大胆包有多大地”的方针政策好不容易把要带去拯救生活白痴的自救工具塞进一个小箱子里,却在通关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候被“通关大婶”勒令搜包,然后那瓶可怜的“强生”就被拿出来狠命一通闻确定它是否有“爆炸”的前科;要不就是回来的时候在交通工具上激动得大喊“爷回来了!爷又回到这片深深热爱爷的土地了!”然后忽然听见邻座的大叔狂哼《红磨坊》主题曲“HOW WONDERFUL LOVE”暗自窃喜我可找到组织了。对散漫随意的人来说,旅行的全部乐趣就来自于序曲和尾声的不和谐音里。

刻骨铭心的旅行只有两个理由,一个是逃,一个是找。被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不厚道的人深深伤害过,就不想让自己像身陷囹圄般继续沉溺于逝去的感伤,便大义凛然地拎着旅

而使它们显得重要非常,于是小山坡成了断肠崖、小水坑成了泪海、小山坳成了幽人谷、小心情都渲染成史诗,直到化力气为糗糊,化钱包为讨饭袋,用斑斓的记忆和旅途的劳累冲刷掉最后一丝怨念;若是另外一种情况,知道所寻之人芳踪何处,这个旅途便会成为写满思念的千里如一日;若是不知道所寻何物,整个旅途就成了和偶然的一次约会,为了遇见,辗转雨巷,穿梭于柳暗花明,登菊花台下琥珀川,只是那瞬间的路转溪头忽见小桥油伞,那刹那的微启朱唇欲说之言,便成为一生中泛黄的永恒。这两种才有滋味,才会在其中品出好山之青好水之秀。

旅行不堪长短为记,只问心情,所以天涯海角只是古书上模糊的字迹,而非行者的边疆。若是非要论个究竟,不论是混,是逃,是找,只要想家了,脚下立的方寸之地就是天涯,不论晃没晃够,躲没躲爽,找没找到,都该重重重重的回家了。



很久没有写过什么文字了。作此小文，为了和我并不熟悉的06级学弟学妹说几句心里话，也为了纪念我一年多来在这里度过的时光，痛苦的，美好的。

不知不觉，在数院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当初的迷茫与困惑虽未完全消尽，但经过一年多的打磨与历练，我们都成长了很多。

还记得那个时候初来乍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长着不一样脸庞，说着不一样的话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从前只能在电视中见到，现在竟然真切的出现在我的周围。我不知道他们都曾经历过怎样的生活，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一群不平凡的人。对于我的新同学，我时常是带着几分敬畏的心去仰视的，很怕在他们面前说错了一句什么，会被耻笑了去。于是在他们面前，我只能选择尽量的保持缄默。常常习惯自己以一个弱者的身份，静静的，看着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和身旁经过的每一个人。

读书，尤其是读数学，常常让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我总是回忆起中学的时候，那么多的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一起悠闲的读书，悠闲的生活。语文老师走了，英语老师来了；英语老师走了，化学老师来了……那个时候，我还曾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每日联诗，不亦乐乎。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回忆就像雾气般消散，连个影子也找不见；揉揉眼睛，桌前只剩下那黄得刺眼的高代书。好想能从书包里翻出本曹公的红楼一狠心看他一个下午，可是，竟然什么也不剩，我所爱的和我曾经拥有的一切。

很多时候，我甚至开始置疑这是否真正是我应该做出的选择。每天看着1114里面一个个聚精会神读数学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对数学真的有那种纯纯的热爱，羡慕他们可以每天做自己喜欢做的学问，羡慕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面对对我来说非常痛苦的每一天。突然很想冲破樊篱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读文学，品音乐，玩茶道，畅游天下……但是又不甘心落后于别人，所以只能压制着自己的内心，不容许自己有一点学习之外的念头。

可是后来我逐渐了解，其实我错了，数学真的很可爱，可爱到即使原来真的不喜欢，每天与之相伴，也会慢慢产生感情，不管你是谁。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这一群我原先十分“敬畏”的大牛们，其实每一个都是十分可爱的人。

怀柔美丽的14天，是使我脱胎换骨的14天。

脱我旧时裳，着我战时装。那14天，我们不是头上顶着光环的天之娇子，也不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我们是军人，是战士。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对组织的服从，战友之间的相互扶持。从前的“大牛”在烈日和暴雨的洗礼下，轮廓已不那么的清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动人面庞。我们挥洒汗水，挥洒青春。在累得已经不能动弹的时候，偶遇从前并不熟悉的数院同学，竟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亲切的打个招呼，便是最大的幸福了。我们执行着教官一个又一个的命令，不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读数学也不需要问为什么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数院人的天职。这是军训生活告诉我的。虽然现在非常辛苦，事实上也并不晓得自己现在学的数学将来会不会派上用场，但是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数院的学生要做，也必须做的事。若干年后，我们会分别去往国家的各个地方，那时才是我们现在辛苦所学真正得以致用的时候；为了将来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不为年轻的岁月而后悔，现在也要努力做好应做的每一件事。

珍惜现在可以读数学的机会，也同样珍惜可以一同读书一同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心是清澈透明的，虽然学着高深的学问，但仍不失天真可爱的本性。K歌大赛的时候，各路唱将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不为了得奖，只为了大家开开心心的乐一个晚上；棋牌比赛时，尽管我弱弱的只参加了飞行棋的比赛（大家不要bs），可仍旧跟06级的弟弟们玩的乐翻天；定向越野让我们放下了繁重的学习任务，好好的亲近了一次大自然，红叶还没有到来，我们的心却是火红火火的，每一个参加的同学的小脸蛋都是红扑扑的那么可爱……我可爱的朋友们，他们不仅热爱数学，他们更加热爱生活，热爱我们所一同经历的每一个奇妙的瞬间。

有数学和他们与我相伴，又怎会乏味？我越发的喜欢这里，珍惜这里的每个人，每件事，在我数院的第二个年头。

愿你们也学会，且行且珍惜。 ■



任是淡然也动人
 ■ 明裡



第一篇 杜康

历史分秒不停，留给人类承受悲伤与痛苦，兴盛和衰败。而浮沉于世的人们，只如草芥。

纵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当群雄并起之时逐鹿中原，终不免乌江自刎的无奈，只道时不利兮骓不逝；即使始皇帝历经艰苦建立的大秦王朝，亦难逃在二世手中陨灭的悲哀，空遗千里阿房矗立；可叹望帝辛劳一生，为蜀地兢兢业业，当得知丞相巫山治水有功时却自以德薄，委国亡去，只能将春心托于杜鹃；怎忘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踏马扬鞭，纵横驰场，身后也只留一方黄土罢了。

即使对这些扬名之士而言，一切的闻达，无数的伤逝，也终化虚无，况平民者乎？并非不欲建功，也并非不渴望被敬仰，但“只是去做”不是更好吗，远离愁苦的审视，撇开仓皇的侵袭，让我心淡然。曹孟德有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千年的杜康酒窖中洋溢着一份醇香，名为淡然。何以解忧？淡然。

第二篇 南山

中国的五千年伴随着颠覆走来，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或是文化上，成王败寇。败中有不甘心者，其行之艰险无异于复辟，败中无语者，若可存于世，则多半隐居，这也是中华多隐士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非归隐的唯一理由。无意于去评判“复辟”的正误或优劣，只论心情。隐士中代表如陶潜，对归隐，其言道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今是而昨非吗？也许吧，或许二者皆为是，也未尝不可能。但只是纯然的感叹其文中所传递出的对归去的欣喜和心境的豁达。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随之高唱“乐乎天命复奚疑”；故知天命无需五十年华，仅需望南山，因为这南山之中蕴含着一种气氛，其名曰淡然。何以乐天？淡然。

第三篇 错过的爱

地球一端一只蝴蝶的展翅，可能引起彼端澎湃的海啸。——这是影片《蝴蝶效应》讲述的故事。一次次的选择，年少时不同的行为带给人不同的人生，这应该是影片着力表现给观众的部分吧，但我却独钟主人公在影片中的最后一次选择——让爱错过，他可能会因此而遗憾但却不会悲伤，因为这已经是对所有人来说最优的结果。

总是难忘影片最终一幕——回首，几分怀念，几分欣慰，几分庆幸，交织出人潮中最美的风景。

人在一生之中难逃选择，选择之时难逃欲望的禁锢，这有时也许是好的，因为它间接促使人前进，但它决不总是好的，当人成为欲望的奴隶时，失去的将远远多于得到的，故不妨淡然些，才能维护珍贵的。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若以所亲爱之人的幸福作嫁，宁可让爱错过。因为错过的爱毕竟仍可感怀，而有些幸福逝去就永不再回来。

面对错过的爱，主人公微笑以对。我想，他已获得这份爱散发出来的芳菲——淡然，而思念着这份爱，忖度着淡然，则人生五味无畏。

任是淡然也动人

流星划过天际，虽绚烂但只一瞬，长久的是苍穹中闪烁的星芒，你能说它不美丽吗？

时川奔流入海，虽澎湃但仅在雨季，绵延的是大地上可用于滋润的河溪，你能说它不珍贵吗？

淡然虽不是生命旋律中令人热血沸腾的华章，却是乐谱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底色，好似醇酿杜康、悠然南山、芬芳爱恋，你能说它不动人吗？

淡然是一种境界，令人身心舒畅。我热爱看似平淡的生活，并甘愿怀抱着淡然前进，因为我向往在这样宁静淡然的世界上，可以临窗听雨，且听风吟，可以怡情山水，耳听天籁，可以深夜独处，品味淡然，抒写心情，可以任是淡然也动人。

我的记性一直很差。

所以，我忘了我和猫猫的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去年秋天，还是冬天？我竟想不起来。只是依稀记得有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时，弟弟在电话的那头把猫猫抱过来，让猫猫和我说话。它楚楚可怜的声音，顷刻便融化到我的心里，竟使我的心无法比拟的温暖湿润。

于是竟然开始想念那只

于是“它”变成了“她”。

她是个可爱的家伙。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太小的缘故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总是用一双惊奇而胆怯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奇妙的世界，甚至她对自己的尾巴也是充满着好奇的。

不是有个关于幸福的小故事嘛：

小猫咪问猫妈妈：“幸福在哪里？”

猫妈妈告诉她：“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

追逐幸福的杨猫猫

chuiyang

声音柔弱温暖的猫，想象它的模样，恍然间，就把它等价成有着慈爱的爸爸，精明的妈妈和两个可爱的弟弟的家。



或许第一次见到它真的是去年冬天寒假的时候吧，总之我能回忆起的与它相见的细节，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娇巧，小小的身子，永远那么无辜的眼神，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喜欢、心疼。

那个冬天，我真的好幸福哦。或许我一直这么幸福，只是没有觉得而已。我面对着这熟悉的家人，熟悉的屋子，熟悉的乡村，熟悉的雪花，却有了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时候，猫猫是我们家幸福的一员。我见到它，是如此的喜欢。于是特别愉悦的给它取名为杨猫猫，把它认定是爸爸妈妈的小女儿，是弟弟和我的妹妹。

于是小猫咪就开始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想把幸福含在自己的嘴里，不让它跑掉。

一天一天过去了，小猫咪不停的

这样追逐着幸福，却一直离幸福有那么一毫之差。

有一天，小猫咪跑到妈妈面前委屈的问：“妈妈，为什么我一直追不到幸福呢？”

猫妈妈慈爱的告诉她：“如果你刻意去追逐幸福，幸福永远都在你触不到的地方，而如果你顺其自然的话，那么幸福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你。”

杨猫猫是很小就到我们家了。听爸爸说是他到城里卖东西的时候，有一家人说用猫咪换爸爸的东西，爸爸高兴的答应了，就到那家人家的家里去抱猫猫，猫猫据说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爸爸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只乖巧的灰黄色的猫猫，高兴的地把她抱回了家里。

妈妈很喜欢猫，猫猫还没有来我们家的时候，妈妈经常把村里面朋友们的猫借几天回家，白天抱着猫看电视，晚上抱着猫睡觉，赖着不还人家。

猫猫来我们家了,有关幸福的传说,她一定只听了一半,否则,为什么,她经常会不停的追自己的尾巴呢?幸福啊,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连猫咪都会那样执着地去追求。

猫猫眼里或许那是一本正经的行为,可是,在我们看来,那是多么好玩的事情。经常是,猫猫在炕中间旁若无人的追逐着她的幸福,而我们一家人围着她笑个不停。



猫猫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猫,她的爪子是秃的,根本没法捉老鼠。乡下人不像城里人,是把猫当宠物养的,在我们这些农村人的眼里,猫就是用来捉老鼠的。所以,猫猫总是被来家里串门的人嘲笑。一个常到家里来玩的朋友经常嘻笑着说我们家人好,连养的猫都是念佛的,不杀生。每次听了,都逗的我们一家人乐半天。

其实,猫猫刚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她不能捉老鼠。我们家是村子最边上的房子。西墙外和墙的背面就是庄稼地。每到秋后,粮食收割回来了,院子里,家里的老鼠就格外的多起来了。养一只猫,本来是打算让她为我们节一些粮的。爸爸把猫猫抱回家的时候,并不知道猫猫其实是帮不上这个忙了。

不过,没关系。她已经是我们家中的一员了。就如我当初,虽然笨拙,羞怯,虽然是个丑小鸭,可是却并没有失去家的温暖。猫猫也是,我们依旧疼爱她。那个寒假,我总是抱着她,看《诗经》甚至,还一句一句的读给她听。呵呵,猫猫或许很烦我这么做的。就如很多小孩子很烦大人们给他们讲那些高深莫测,毫无趣味的东西一样。不过,我是个不觉悟的大人,我就那么一直讲着,看着猫猫眼中闪出的光芒,就深深地相信了,她是懂的。

“猫猫,你是第一次读《诗经》我也是。我们都在慢慢的读懂那隐藏在古老的文字后的感动。”我这样对她说。

有些情感是亘古不变的,我也相信有些情感是超越物种的。我感动于我能隐隐的觉察出数千年前那些劳动者的,伤心着的、快乐着的、幽怨着的女子的心情,我亦感动于我能与这个和人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猫咪,相依而眠,相对读书,并且能从她的眼里看到那么多的情感,她也是幽怨着的、伤心着的、快乐着

的女子。

而且,她也是爱劳动的女子。猫的使命就是捉拿老鼠,那是作为一个猫的资本与骄傲。或许现代的好多猫咪都在慢慢失去劳动的习惯,可是杨猫猫,她是爱劳动的。在她还没有到该自己劳动的时候,猫猫是怎样一只可爱的猫咪啊。她会追着一个乒乓球玩上好几个小时而不知疲倦。她会每次在扑向乒乓球的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躲在一个小小的障碍物后面,然后一个箭步扑过来……

妈妈说“猫猫在练习猫咪应该具有的基本功”可是,终究还是无用的。

终于她是会意识到自己是无法劳动的,虽然这不是她的错。

猫猫第一次和老鼠相遇时,或许就明白了,自己是只不一样的猫,和生她的猫妈妈不一样,或许也和她一起出生的姐妹不一样。



猫猫与老鼠的第一次遭遇,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也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吧,一次妈妈去堆放粮食的房间时,老鼠正在偷吃粮食,估计是因为看到了人,逃到了一个闲置的柜子底下。妈妈突然起了童心,于是把猫猫抱了来,也塞在了柜子底下。妈妈心里正美滋滋地想象着精彩的现场警匪格斗场景,就见得两个飞快的影子分别从柜子的两侧飞了出来。猫猫跑到妈妈脚下,惊魂未定的样子,眼神煞是可怜,而老鼠已经不知去向。妈妈哭笑不得,只得抱着猫猫,不停地安慰她,生怕把她吓坏了。



寒假之后,我就回学校了。再与猫猫见面的时间就是这个暑假了。

暑假回家的时候,我把家打量了一番,问妈妈的第一句话,居然是“猫猫呢?”妈妈为此差点喷血,说我恋猫猫,比恋妈妈还甚,吃了好久的醋。

猫猫不在家里转悠了,被发配到院子里,和狗狗一起的一个大棚子里面,还栓了一个长长的绳子。原因是夏天爸爸和妈妈地里忙了,留猫猫在家里,太捣乱,总是把东西翻的乱七八糟的,而且天气热了,呆在外面

比较合适一些。

我比较忿忿不平的是，猫猫脖子上的那条绳子，约束了她的自由。而妈妈居然解释说，以前是把她自由放在院子里的，可是猫猫总是能想到办法跳出院子到庄稼地里玩耍，却总是找不到回来的路。无奈之下，只能用一根绳子限制一下她的自由了。

这个理由，我勉强接受了。可是，还是忍不住心疼猫猫。于是，我在家的时候，总是把猫猫解放出来，让她和我一起在家里玩，有时候也还一起看书。

回去没几天，村子里的好多孩子都邀请我给他们讲课，有的家长也来了，说暑假太长了，没有人陪着读书，这些孩子合起伙来，就会殃及大片的庄稼地。我欣然答应，借了暑假里闲置的小校园，和一个小教室，在那里陪这些孩子们读书。

朝九晚五，每天都在一个隐在大片庄稼地里的学校里，和一群可爱的孩子读书，玩耍。所以，没太多的时间陪猫猫了。那时候想，把猫猫带去一起上课多好，可是，后来还是由于种种原因，没好意思实施。现在想来，真是后悔。

我能做的只是每天晚上把她抱回家来，一起看电视到好晚。广告的时候，就逗她玩。把她的整个身子用被子捂着，只留一个小小的脑袋在外面。看起来，像极了个漂亮的小宝宝。猫猫总是乖乖的，无辜地冲我“咩”的一声叫，然后，偷偷地从被子里溜出来。

我心里总是有一个小小的疙瘩，不能解。猫猫跑出去后，真的会找不到家么？这实在是我越来越不能相信的。猫猫那么聪明，她能从我手里抢出东西来，她能避开狗狗的欺负。她如何能找不到她回家的路？

很决意地打算试一次。于是，对猫猫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认家培训。第一个礼拜，我放学归来，就抱着猫猫从正门出去，绕着外面的庄稼地绕一大圈，然后再带着她从正门进来。一边走，还一边给她讲，回家的时候要走正门，不要在墙外面试图跳进来。后来的一个礼拜呢，就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培训。我每次都是把她放在墙头上，然后她就会自己跳到外面去，我就一点一点地把她从外面带着从正门回来。如此半个月，我已经相信，我的猫猫一定能自己找回来了。

于是，那天我鬼鬼祟祟地把猫猫脖子上的绳子解了下来，把她放在了院子里。对了，那时候，院子里的西红柿熟的正好，红得正娇媚，黄得正灿烂。猫猫从我的手里下来。回望了我一眼，她的眼神，我突然有点看不懂了。不管这些了，我只希望能给她自由。我很幸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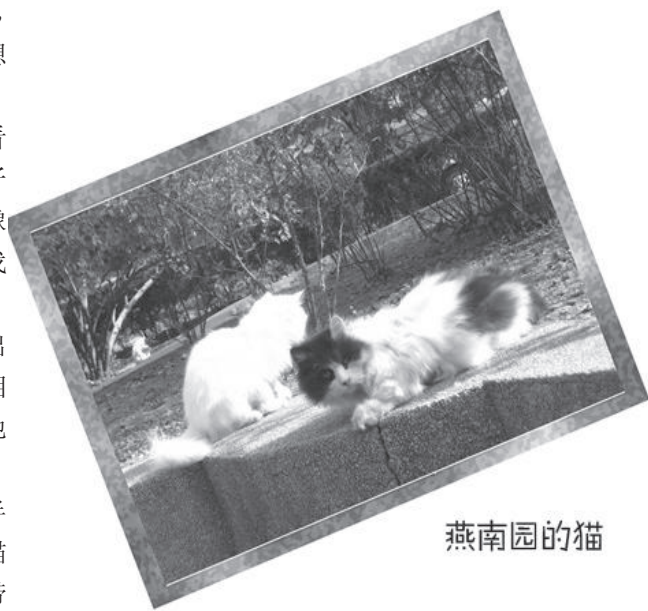
看着猫猫轻轻地隐进了那一片西红柿地里。

然后，便收拾东西，去我的学校里，那里有一群小孩子，等着我。晚上归来的时候，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猫猫，心里突然有点懊恼，这只小猫，居然跑出去就不回来。就打算出去寻找她。可是，我到哪里寻找她呢？大片大片的玉米高粱，风吹来，沙沙作响。我的猫猫，她到底栖在哪里？我在高过人头的庄稼地里，喊着猫猫，直到太阳落山。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绝望地回去了。心里想着她不会丢的。她不会仍下我不管的。回去和妈妈说了，妈妈安慰我说，没事情的。上次她跑出去，就是第二天早上在外面墙角处找到她的。我也自己安慰自己说，现在还不到九月，猫猫在外面过一夜，不会冻着的。

那个晚上，我梦到下雪了，猫猫在卖火柴。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隔壁的阿姨就敲外面的街门，我打开门，见她手里抱的正是猫猫。阿姨说，刚



燕南园的猫

才在屋子后面看到猫猫蹲在那里，就把她抱回来了。我谢了阿姨，抱着猫猫就往家里跑。把她放在炕上。她不理我，伏在炕头，一动不动。

我给她端来吃的，喝的。放在她面前。她喝了好多的水，却一点吃的都不肯动。我心里祈祷着，猫猫没事的，一定没事的。一个晚上的流浪，怎么可能打垮我可爱的坚强的猫猫。

接下来的几天，猫猫还是只喝不吃。身体越来越弱了。这里又没有给小动物看病的办法，我每天陪着她，束手无策。

那双无辜的眼睛，低迷着，望着我。让我一阵阵的

内疚。如果，我不那么任性，或许她就不会受这么大的罪。所以就更加殷勤地给她端水端饭，猫猫很怕冷，所以，我就在她身上披毯子。那么乖的猫猫，有时候，她温柔地看着我，像是在安慰我。

9月5日，在猫猫生病的恰恰一周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说，猫猫死了，他已经把她埋在外面了。我愣愣的，呆住了。

虽然，我隐隐地感觉到了，虽然，我看到她曾经那么活泼的身体，变的那么慵懒，瘦弱时，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可是，她的眼神，总是给我希望，总是让我相

信，那么安详，温柔的目光是一个幸福的人的目光，是一只不会死的猫猫的目光。



可是，我的猫猫，还是走了。

后来有人劝我，再买一个猫回来吧。是的，会再买一个回来的，只是，再也不是杨猫猫了。





编者按:

这个题目让人感到: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华丽而象征性的文字,就不要轻易阅读这篇文章。的确,因为你会看到这样一些让人疲于理解的句子:

“像骗局般蜿蜒的青春和激情,就一定要驻留在驻败的经纬中么?”

“战场,容不得任何一个人心存幻想,但最终,就连思想也随着幻想一起被蚕食干净的时候,他不懂,是否这就叫做战死沙场。”

一个剑士,终究不忍在刀光飘零的战场上失落了剑气,于是久久凝望着湖水寻找自己的天空。如果生活可以被这样比喻,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剑,那么,我们是否还看得见那个凝望着湖水的自己?我们是否还坚持着,要等海枯石烂,剑啸九天?(程修远)

他,是又一次来到那湾湖水,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好似那湖底沉没的剑……

影子永远是最脆弱的,大雁的成群飞过就可以让影子迷乱,而孩子的一块石头就可以把影子击碎。他漠视着忽明忽现的残影,心中重温起那个决定:湖水熬干,他迟早会收回他的剑。

远方是战场。这个时代把青春束缚在战场,又用光荣定格下每一次挥刀的瞬间。成群结队是孩子们的欢笑,年少无

剑之殇

知的浅薄在战场上随着年龄一同衰老,于是战场上回来的是那漠然的目光,很难猜测他们脸上是否还留有从前的分秒。他们用命运作赌注,躲在那个战场,不愿离开,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战士,背着重重的行囊,却最终只留下简单的一丝微笑……

他是一名战士。可是他无法接受自己在战场上的一切,他不曾相信那是属于他的桥段。他厌恶刀的秉性,那道弧形的刀锋总是可以让自己不择手段,而达到的目的又永远是那么模糊,甚至惊人。可以把这些说成是残酷,战场上的气氛往往和所发生的一切不相协调,荣耀,光辉,却得不到下一秒的是非,当人们把死亡看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时,沉默背后的伤悲就只能在英雄散场之际被遗留在奢侈的土地上。

而他,却是一个剑士。他会莫名的觉得战场无法让自己真实起来,手中的双刀,与腰间空空的剑鞘很不相称。他用不可思议的手段解决每一个对手,但刀锋的轨迹永远是那么苍白无力,只剩下暗藏在背后的杀机。他曾经试图让战场上的刀被赋予剑的气质,潇洒而轻盈,含蓄而华丽。但是刀,注定是战场上绝对的意义,它容不下任何杂念,因为战场,那是一座命运的赌注。

而命,迟早会赌完的。

每当他看到手持双刀,英勇激昂,战场上留下壮举的勇士,心中都有一种暗伤和无奈。他不曾怀疑作为战士,他们的

价值，他们的席位，他们理应是属于战场的。可是，像骗局般蜿蜒的青春和激情，就注定要驻留在胜败的经纬中么？虽然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却不时会想到自己的剑，抚摸着空空的剑鞘，平静地看着他们，正在用衣袖擦拭刀刃上的血迹……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安排到这里。

他只需要一把剑，一片空旷的地方，这就是属于他的世界。挥剑自如的他让潇洒成为一种习惯，自然将剑的气质融在飘忽绚烂的剑术中。闲情自若，落英缤纷，剑上扬洒着的，是只顾自己欣赏的高贵。也许这不能叫作现实，因为没有剧情的安插，没有颜色的渲染，也没有历史的铺设，但是现实中的麻木和空虚，在这里被映成幻灭与宁静，何故伤感，何以留铭……

难道这只是一种梦的形式，他会在军营的喧嚣中回想。帐幕拉开了又关上，外面是烧不尽的火把，点燃一群梦的希望。军中的旗帜早已在标榜，从见到它的第一天起，除了死亡，就只能选择留下。他并没有想过要离开，因为这里同样有回忆，同样有不舍，作为对现实的一种表达，能拥有激情的洋溢，战友的陪伴，也未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或许真的只是害怕罢了，无法做回从前的自己，无法领略曾经定义过的一切的一切。

或许，他忘记了走上战场前的那份坚毅的表情，当初的义无反顾，那湾湖水，满满的承载着他的誓言，沉没湖底的那把佩剑，随着十八年的风风雨雨被封存在寂寞的深处。那

同样是一个傍晚，同样的夕阳，待影子抹平被剑划伤的湖面，他提上沉重陌生的双刀，身边只留下腰间空空的剑鞘。

时间转移得太快，似乎还来不及反应，战场上的瞬息，始终是因果的注定。回忆总是在无暇的刀光中碰撞，成为断点穿插在紧张的氛围当中。战场上的一切他无法顾及和评价，他明白，失去了剑身的剑鞘无法让自己存活在战场上，他只能凭借陌生的双刀来回斩除面前的阻碍。他常被这样的场景震撼，因为自己的路居然可以被无情的引领，而这又建立在一种超乎想象的漠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到现在是否已经是一种幸运，伙伴的离去，伤痛的摧残，和离别牵连在一起的感动，常常停留在落差与不安之中。哭泣已经流落成无能的泪滴，坚强让这些感动挥发成韧性，他常想，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战场。它对过去毫无留恋，也没有任何机会去等待他们留恋。如果不幸带上感性的种子，那么呼啸而过的将是一行一行的忧伤，破土而出的成为了安静与低调的荫庇。

他不得不为这样的方式而迷茫，淋漓过后的收剑入鞘似乎一直是他的收场，细腻的剑光并入剑鞘，摩擦的声响，转身离场。现在却不能有这样的淡然与闲适。奔命中的人们不会在意任何不与命运维系在一起的东西，虚幻被不同的人定义成不同的结果，追求现实的他们不断抹去心中的不真实感，力图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战场，容不得任何一个人心存幻想，但最终，就连思想也随着幻想一起被蚕食干净的时候，他不懂，是否这就叫做战死沙场。

此刻，又在这个湖畔，想起战场上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总是留下一幅倒影。最终的战场，他忘不了每个人离开的那个夜晚，火把终于被熄灭，旗帜最后一次鲜明在大家的心中。各怀心事，却又一时找不到头绪，战场中发生的一切，难以用思考来名状，各种各样的哀痛酸楚夹杂在一起，分辨不出一丝缘由。大家径自擦拭着手中刀刃，牵强的挂着微笑，所为何事，所为何物。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从前，却被排挤到现在，无影无踪……

面对这湾湖水，他抚摸着剑鞘，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剑仍然安静的躺在湖底，他却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拥有从前的那份气质。剑鞘尚且磨损，斑驳，何况那朦朦胧胧的记忆……

大雁飞经湖面，影影绰绰，石子落入湖中，破碎与牵连。

双刀已经不再，身边只剩下空空的剑鞘，突然想到远方，远方又在何处。

等待湖水熬干，我会去收回我的剑……



诗路花语

叶游盛唐

七律

中吕·卖花声·题期中考试

疆场未骋寒窗惯，
春风苦去无力唤，
他年若遂凌云愿，
纵马百里，
阅书万卷，
阔朱门养容三千。

桑榆隔岸暮气侵，
江楼雁归谁登临？
竹影凌乱催日月，
晚风萧条叹古今。
剑出阳关空有志，
马入咸阳终无音。
秦关万里今何在？
狼烟过尽霜雪频。

中吕·卖花声·叹美人

飞燕善舞今何在？
玉环偏逢马嵬灾，
王嫱荒冢阳关外，
褒姒难笑，
西子疏才，
二乔冷落了铜雀台。

长相思·初入大二感怀

霜频频，
雨频频，
楼舍未旧人又新，
归来看古今。

忆秦娥

秋空碧，
孤村极目烟尘继，
烟尘继，
瑶琴幽咽，
钟期难觅。
年少常怀凌云意，
而今未酬将何去？
将何去？
壮士未名，
飞电伏枥。

中吕·卖花声·赠美人

横波浮动凝流霞，
桃腮浅笑凋庭花，
金莲激步露蝉纱，
香肌初雪，
云鬓堆鸦，
杨柳腰任由风夸。

波粼粼，
月粼粼，
偷入朱户耀龙吟①，
弦断人抚琴。

注：①龙吟：名剑。古人多以剑喻志。

[柿子] 树:

从寝室到理教的最短路线上有一株柿子树，柿子树的一侧是爬满紫藤的长廊，另一侧则是铺满银杏叶的路。

当然，在这样的季节里，柿子树上早已没有了柿子。可当银杏叶还都涂着柔嫩的黄绿色，娇媚的在风中摇曳的时候，柿子树上却是挂满柿子的。

在那个季节里，风总是很大，于是吹走了云，太阳便傻傻的愣在半空了。阳光也总是炙热而笨拙的孩子，他气势汹汹的冲向柿子树，却被叶子搅碎成零零星星的光点，撒在地上。风一起便是树动，影动，柿子也动了。

柿子也经常会在掉在地上的。时常看见落地的柿子被踩成一片不太体面的红色，却从未见过柿子掉落的过程。总想，也许是一阵风吹过，然后某个枝头的柿子便以为自己能随风飞了，于是开心的跳了下来，结果却落到了地上，摔破了，红色的汁液流了一地。可怜的孩子。这也不过是些无聊的幻想罢了，可柿子确实一天比一天少了。它们在我看不见的时候一一坠落，而这时天也越来越凉了。最后一个柿子的消失宣告着冬天的来到，我也只是那时才意识到，柿子也是在追随秋天的脚步，只是它们没有叶子轻盈，没有叶子幸运。笨重的孩子一厢情愿的跳下来，于是就碎了。但毕竟也是随秋天去了。

然而，冬天也是很好的季节，落光了柿子的柿子树，继而变成落光了叶子的柿子树，剩下的只有枝和干，懒懒的享受着午后的阳光。这时的柿子树有一份难得的沉静与慵懒。它只是很平静的看着，看着树下走过的一个个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的人，也只是很不屑的站在风中，任清冷的风将自己浸没。像是增了修为得了道一般，冬天的柿子树万分超然了。

却不知，这一季的修为，那些随风而去的柿子们是否也有功劳呢？



猫:

猫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生物。然而在这里却很少见到猫，见到的多半只是一种类似于猫却不是猫的生物。他们有的堂而皇之的蜷在道路中央，对往来行者不屑一顾，有的则静伺于某个角落，待行人——特别是手里拿着零嘴的女孩子们——到来，便一扑而上，或做娇媚状，或做凶狠状，总之是不把食物抢到不罢休。前者对行人的冷漠多半是来源于一日三餐包食物无忧，后者也不是饿鬼猫转世，而只是吃的多了，见识长了，胃口大了罢了。请注意，以上论断都可以由它们的体型得到证明。

它们的皮毛不算光鲜，身体却着实肥硕，以至于我总

怀疑它们蹲坐的久了,是否就站不起来了。但我显然是多心了,因为猫是犯不着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的——当然,如果这些生物还决定以猫的名义继续生存的话。

时常看见,衣着光鲜的女孩子们手持猫粮或是火腿肠或是各种珍馐佳肴在逗弄“猫”“猫咪”们此时也显得异常可爱,仿佛是一只真正的宠物一样。呵,我可不会想去养这样一只宠物的,如果必须,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帮它减肥,如果情况足够令人满意,那么我也许会考虑将它变成一只真正的猫。当然,这一切的一切也不过只是如果罢了。

偶尔也会看到一两只猫——真正的猫。它们出没在人烟稀少的角落,它们体态轻盈,动作矫捷,眼睛里透着傲慢与怀疑,它们觊觎你的食物,却从不与你作交易,它们独立,它们高贵。那时,我总会想起我曾经养过的猫,那些精灵们都无一例外的离开了我,或者说,逃离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主人,但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它们离开我只是因为它们是猫,真正的猫。而猫不是宠物,不是欲望与温存的契约就能够养活的

生物。它们需要生活在它们的世界,旁人达不到,也无须达到,而这样也就足够。

路:

一天走过的路,也不过是从寝室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从食堂回到教室,再从教室回到寝室。路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结构,串联起我们的生活。总是喜欢飞速行走的感觉,看着路在脚下延伸,像是世界也如此延伸开了。

其实,一条路也就是一个世界了。

通向教室的路总是很奇妙,就像是间歇发作的疾病一样,前一刻还是空无一人,安静得可怕,后一刻便被挤得水泄不通,嘈杂喧闹。于是路在盼人,盼来了却又怨人,在静默与烦躁间来回跳跃,仅获得短暂的平衡。而这却也毕竟是平衡了。

寝室附近的路,则是散漫而平淡的。带着倦意归来的人们脸上的漫不经心便是路的表情。朋友们的嬉笑,情人间的温存,在这里也都被打上了“日常”的标记——平淡的却是真切的,就像是我们漫不经心的走着,却真真切切的走到家了。

比较不同的是西北边的路。那些路多多少少和未名湖或是小林子摊上了关系。它们也许是一条林中小路,也许是环湖的一段石子,不论哪种,它们都带着些神秘而浪漫的气息,而更神奇的是,这样的神秘与浪漫不会让人紧张,却总是让人安宁让人放松。走在路上的人们多是缓缓踱着步子,静静的想,轻轻的说。许多的浮躁,许多的焦虑都慢慢冷却了,沉淀了,人淡定的便像是路旁的一株老树。

总是很想到出去走走,想认真地体会路的世界。认真地走一次路,一如我们都要认真地生活。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悉的路

其实我一直无法开始写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怎样的文字才能承载得起生命的份量。

他走的那天，北京下着雨。我听说消息的时候，正疲惫地坐在公共汽车上，从外面志愿服务回来。手机响了，同学告诉我，李向明出事了，他没了。

我靠在车窗上，玻璃外面的雨水，一滴一滴，滑落。傍晚，夜幕就要降临，路灯点亮了，公共汽车报站的声音，车站上喧闹的人声……这个仿佛毫不知情的世界，继续着。

我清晰的记得那一刻，眼中的一切开始在泪水里一点点

张有座的，就出现了要三个人挤一个座位局面……我沮丧得发晕，他却似乎对发生的意外情况感到兴致高昂，走路都是跑来跑去的。于是我们也都有了兴致，说干脆在南京玩一圈再回上海。他宽宏大量地说：“没事，我那个座位肯定让给你们女生坐……”我显然不屑于他的谦让——三个人就这么说说笑笑上了车。

车是挤得可怕，凡是能塞下人的地方都是人，连本来塞不下人的地方，比如说过道里、桌子底下、洗脸池上，也坐着人。开车的时候，一排三个座的座位被四五个屁股分享，我们竟也都找到了各自的立锥之地。于是，他得意地拿出他的古董



模糊。

我早上看手机的时候，收到他的短信，说：“我在刷天安门的路……”我一看时间是半夜，想他又在干这种事，就回他短信开了个玩笑。我中午的时候，还在奇怪他怎么就没声了。

他走了，在刷天安门的路。

认识他这人并不是很长时间的事。因为同样家住上海，今年十一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去。他之所以和我们两个女生一起走，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票，他没买到票打算上车再补。我嘲笑他这种行为，他笑着说这么干已经很多次了，他还坐过那班可怕的24小时的车，没有座位的——“我就坐在箱子上，困了睡一觉，醒了背单词……英语不行呀，还靠高中背的单词，马上就要考试了……”

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随遇而安的人，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自得其乐。

然而赶火车却发生了波折。我们两个女生过于相信北京交通，拖拖拉拉很晚才出门，导致晚到5分钟。而那班车是当晚去上海的最后一班车，十一期间票又很紧张，结果我们把两张票转签成当晚去南京的，没座。他出了点钱问票贩子买了

级的旧扇子——就当时车厢里的空气质量来说，带扇子的确是非常明智的。他说，这就是他挤车挤出来的经验。

然后他开始传授他开扇子、收扇子的功夫——关键在捏扇柄的方法——在车厢众人之间尽显儒雅之风。他说他会背《长恨歌》说我初中也背过，于是我们开始对“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百二十句。众人侧目，我们旁若无人。

他说他玩“刷子”，他说轮滑的声音“唰——唰——”所以叫刷子。“现在我已经不是助教了就是在“刷协”里上了级别，所以打算换个好刷子，新生才用300的刷子……英杰前面到了晚上就是我们的天下，你注意到1114最后那个位子吗，那是我的专座，我晚上做题做得不爽了就出去刷一圈……”

“刷子比自行车快多了，我们就那么一路，就能刷到天安门去……”

我们问那么快刹不住怎么办，会不会摔。

“那没办法的呀，摔肯定要摔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不小心，不在乎，才这么潇洒。不这样他肯定不爽。

车上可怕的一夜，我们聊天撑到三点实在想睡，但我们

两个女生倔强地坐箱子让他坐座位。后来到五点他把位子让我们，站到七点换回来，九点终于下车。他后来不停的感慨，他买了个位子，却把最重要的五点到七点的睡眠时间让我们。

南京下着小雨。新建的火车站正对着玄武湖，烟雨迷茫的湖面让人心中一荡。本来已经签好了票直接回上海，他说他要赶数据结构的作业，但我突然觉得继续上火车实在太痛苦。我说还玩吗，我们望着湖，他笑着说：“我——没意见……”于是我们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找了火车站的旅行社订了招待所留在了南京。

他对事物有足够的兴趣和仿佛难以枯竭的热情，并且足以感染他人，虽然后来几乎每到一个景点他都要感慨数据结构作业怎么办。

那晚我们一时兴起，拿着啤酒说要绕玄武湖走回住处。深夜的玄武湖边，雨越下越大，我们三个人走在路灯幽暗、前后无人的沿湖路上，气氛阴森直至可怖。他笑着说他一个人肯定不敢走，但我们还是向前走着，为了壮胆大喊大唱，喝酒，互相鼓劲。雨水淋透全身，下雨的夜空一片漆黑，玄武湖宽广的湖面也是一片漆黑，只见湖心岛的朦胧树影，对岸点点灯光映在远处的水面上……我们开始唱军训的歌曲，大声，走调，但能让我们带着心中颤抖着的冒险感大步向前。就这样我们又走到了有车有人的路上，三只落汤鸡逃离玄武湖。

回到上海之后他不幸无法完成数据结构作业，直到回了北大才发掉。他回来那天发短信说：“我上午到了，直接去上数分课……说明我还是好学生。”

后来他说他要买电脑，不然做数据结构作业太不方便。

后来我向他约稿，在一次物理课上。我说：“为院刊写稿吧，写什么都好。”他条条眉毛，看着别的地方，笑着说：“你以为我会背诗就一定会写文章吗？我上一次写文章是六年之前……不过，好吧。”

……

后来，对我来说，日子在平淡而紧张的现实中过去，那几天的鲜活与精彩成为了转瞬即逝因而有些虚幻的回忆。

但对他来说，生活也许一直就是那样。他玩他的吉他，听他的古典，写他的字，背他的诗，刷他心爱的刷子……他爱速度，爱痛快淋漓，爱把年轻紧紧抓在自己的手心里。

我想到他的自嘲，那仿佛心不在焉的笑，那种挑起眉毛的狡猾，心中竟然全部都是快乐与美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离去美化了这一切，但无论如何，他，所展示的那个他，带给别人的感觉是与沉重、痛苦等字眼无关的。他的热情，会吸引

你去拥抱生活中波澜起伏的一切，也许，也就必然包括了命运所安排的一切……

他走的那天，我下车后冲回学校，雨水打在身上，让我想到了玄武湖边的那个夜晚。“狂歌曾经夜”，雨里的笑，突然一天，竟成了雨里的泪。

今天下午去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八宝山，冬天寒冷的阳光照在地上。我和大家一起向告别厅走去，到了门口，戴上素花，排队，依次走进去。遗像上的脸，只是似曾相识……他躺在那里，我不敢看，我越是靠近越是感到遥远——生死之间的深渊，横亘在面前，难以承受。他的父母在一边，已经无法站立……我们出来，默默的站着，里面传出了哭喊声，撕心裂肺……

历历在目的痛苦，铭心刻骨。我们都感受着。

然而，在我记忆中，李向明这个名字，依然是彻彻底底是和乐观、豁达、兴致勃勃、意气风发联系在一起的。痛苦无需多言，在我心中，这样的一种联系却从来不曾因痛苦而失色，只是一次又一次在我带着痛苦的回忆里变得更加清晰与强烈。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偏偏要夺走这样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但命运如此选择，将他的生命定格在十九岁风驰电掣的深夜。

是的，一次意外事故，我们也都不否认马路轮滑违反交通规则……我们惋惜，哀悼，思念，祈祷，开始懂得生命的脆弱与珍贵……但我还在想，每一次流泪之后想起他的微笑，我都在想，他还向我们所有人证明了这样一点：生命，可以是怎样的一种投入、挥洒，挥洒甚至挥霍才华与激情，追求一个又一个淋漓尽致的巅峰——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是这样活着的。他的活，带给我们启示与宽慰。

他的证明，却是用死来完成。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忙碌，琐碎，有的时候沮丧，觉得未来黯淡无光。他，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每个人都最终会去却没有人曾从那里回来的地方。我相信他的吉他和轮滑还陪伴着他，我相信他看见了那一夜28楼点点的烛光——而如果他真的看见，他一定还会露出那种微笑，来包容我们所有的哀思与泪水。

如果另一个世界也会下雨，他一定还是在雨中阔步前行，放声高唱，大笑。

只是，我们再无法听见……我们，且以心声相和。■



无题

李锐走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李锐是谁，直到最近发生这些事。一个同学说是他们经院的，女生，也是04的。当时还在医院，“估计快不行了”。心里觉得难过。很难想象“估计快不行了”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痛苦，就像电影里面流着鲜血，脸色苍白的人那样。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让一个女生来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实在太难为她了，毕竟她还很年轻。

她应该是很乐观的。在BBS上看到她在病床上说自己某科只考了88分非常遗憾，当然那个分数给我将是很高兴的，可见她一直充满了希望的。可是死神掷色子掷到她了，没的选。她的癌细胞应该是转移扩散了，没有奇迹出现。我们没有办法，虽然我曾经目睹过奇迹的发生。但是这次没有。当看到她走了的消息的时候，有点像买彩票没有中奖一样，有一点失望。

活着真好，以前转一个英国老奶奶九十几岁还飞檐走壁的帖的时候我特意在前面加的

句话。活着才有机会在这里写写怀念某某的东西，完了发个短信约编辑出去吃饭。读小学的时候我同桌一次很郁闷，就想妈的死了算了。后来第二天又来上学了，我就奇怪“你怎么没死？”她说后来想想现在死了多不划算啊，将来还有好多好吃的没有吃，好多好玩的没有玩，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是啊，死了什么都没了，死了有几百万保险也是白搭。上大学一次也是郁闷了，碰巧到了理科二号楼补交作业，搭电梯。就想按几楼呢？要不就到顶楼好了？后来在五楼出来了，还是先把作业交了吧。

活着才有可能。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它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机会，同样的不确定性。

但是生命也很脆弱。那些01年9月11号在世贸中心打牌的家伙也一定这么想。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掌握，很不幸生命是其中之一。没有人能断定他是否可以看见明天的太阳，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很多美好的生命都失去了，在唐山的大地震，在印尼的海啸。我们无法阻止这些，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这个世界也是。人类的历史是追求确定性的历史。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尽量使得一切可以掌控，科学的探索就是要掌握事物的规律。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很多以前掌握在自然手中的权力夺了过来。我们现在不用怕伤寒，不用担心别



文 / 谭济

人随时把你干掉。但是那些被闪电击中的家伙一定会告诉你不确定性永远存在。

我们无法认识死亡,因为没有谁能够经历真正的死亡然后又同时没有死。于是我们来谈谈活着。这个n个人都有2的n次方种想法的,要怎么深入可不好办。因此不管我说了什么,只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杂志的见解水准无关。

首先,我想说的是人活着不是为了死后要上天堂的。我们来证明一下。假如人活着就是为了上天堂的话,那我们来考察一个例子。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时候,他们把刚出生的婴儿沐浴过后就直接处死,理由是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上天堂了。按照圣经的条款这是没有问题的,婴儿都天真无邪,没有干过坏事,因此一定可以上天堂的。如果有人就是不服,说那不行,一定要行善的好人才可以上天堂,婴儿什么都不懂不行。我们先不管圣经的条文,就假设是这样,那么我们考察西班牙人把所有好人都处死,那就是很正当的了,因为他们就很快上天堂了。如果有人还要加一条,一定要自然死亡的人才可以上天堂,那那些出车祸死了的好人就倒霉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于是证明了人活着不是为了上天堂的。

但是我们不排除上天堂是一些人的追求之一。一个人的追求无外乎身前的身后的,上天堂是一种身后的追求也无可厚非。虽然上天堂的意义我们无法反驳,但是也没有任何论据来支持它的实在意义。用罗素的话来讲,就是尽管它并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它就是真确的;事实上,从作为一种说明我们生活事实的方法来看,这个假设不如我们常识来得简单……”。身后的追求还有在后世的名声之类,当然没有几个追求成功过的。而且

我们不得不怀疑身后的追求的实际意义,因为那对于当事人仿佛并没有任何影响,它应该有很强的马氏性质。身后的名声其实是对于后人的意义,于是就牵扯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到底对于他人的意义是不是意义?但是有一些事实我们还是有必要提出,很多日后成名的人们其实在身前并没有这种强烈的追求,只不过后来逐渐被人重视的。

除此之外,就剩下身前的意义了。身前什么最重要,幸福快乐?名声?地位?这个很难讲,不同的人都不一样。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什么才是对自己最重要的,而一旦知道的时候都已然失去。然后或又放弃一切希望来弥补,比如家庭,

比如快乐。那些地位崇高的人,那些身家巨万的富豪们不一定是快乐的,或许还很痛苦。钱多了只能是一个符号,地位高了往往招来阿谀奉承之辈。我们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没有什么是必然好的。没有必要相信一定要成功,成功不过是一个主流的价值观而已;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甚至没有必要一定要和异性结婚(虽然我

会);没有必要一定要有收入的工作;没有必要取悦其他任何人;没有必要屈从任何势力,社会舆论……个人的追求不应该以社会的价值观来衡量,在不违背其他人基本利益的限度下。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有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的天性得到全面的发展才是理想的,而共性的屈从往往是一个悲剧。

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大概的解释为一个人需求的表现不

要扔鸡蛋先),而价值的实现就是这些需求得到了满足,当然这里的需求是广义的需求。其实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总有一个动机,就是一个达到某个目标的驱使;如果没有什么动机,一定是很不幸的极少数,每天要服用镇定剂的。我们把需要达到某个目的叫做需求,而达到它就是实现。这一点很自然,从马斯诺的需求模型可以看出来。人的需求在模型里面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还有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虽然模型中几种需求的排序可能会有特别的情况:比如说爱情可以归到社交需要,但是有的人为了爱情而放弃生命,这种情况下社交需要就超过了生理需要,但是人总的需求的种类也都包含在以上这些需求当中了。我们以此来大概看看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无偿捐赠呢?而且还不留姓名,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可以归到自我实现里面去。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追求不论身前身后,都可以用它来解释。后世留名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上天堂大概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需要,可以属于生理或者安全需要,因为那主要是希望死了以后可以过的好一点而已。当然有人过来讲什么重生啊,什么得救啊,那又是多么多么高尚,于是他们要把它归到自我实现里面去了。当我们把人的行为和需求一一对应起来的时候,活着的意义也就是人实现自己需求的总和了。而生活的不同就归结为人的需求不同以及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不同。

讲太远,还是回到关于死亡的问题。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有的人害怕死亡,因为生活太好了,失去实在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不过我们知道凡是人的不愉快的感受都是在活着的时候才有的,什么痛苦啊,后悔啊,如果死了,有什么不愉快呢?因此死亡本身是很中性的,没有什么遗憾。人们只是对未知的东西心存恐惧,但是很少人意识到死亡的极端特殊性。我有一个朋友是很看得开的,他不害怕死亡,但是害怕突然死亡。他说突然死了就没办法处理好一些事了,没办法写遗言,没办法给好朋友道别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不是只为了自己活着,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有的人选择自杀,这好像是很不道德很没良心的。但是那就看生命带来的效用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了。如果一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一天到晚肚子疼,疼得厉害,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还有什么乐趣?个人认为这样选择自杀也是情有可原的。还有比如安乐死的问题,我是绝对赞成安乐死的,只要当事人要求,不能坐视他们被折磨一直到死去。当然很多时候自杀是不冷静的,比如很多殉情的一类。

有人用河流来比喻人生,到了海边,就很宽阔,很平静,慢慢地融入大海。河流的死去甚至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升华,百川归海,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那样。他们说李锐走的时候,她是很平静的,我想就好像河流一样吧。

她也许在想往事,也许百感交集,但是她并不害怕。

我们在讨论死亡的时候,不得不沉重,不得不心怀敬意。正像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一样,我们都是在一起,我们当中一份子的消亡都是我们整体的衰落,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

编辑说:读这篇文章

让我想起了孙东东教授说过的一

句话:我们北大的学生有底蕴。作者最

近在读罗素的书,整篇文章都仿佛是在

诠释自己的哲学理念。生也好死也好,甚至是批

得很远的东西,有些虽说有点说笑的成分,但总让人觉

得有点什么东西在告诫着自己。但确实又有那么点荒诞调侃在里面,把离我们很遥远的“死亡话题”很轻松的带到了身边。都有点不寒而栗了。废话不多说,活着就是一种幸福,生活得要有质量,就更加幸福了。(尹世骏)